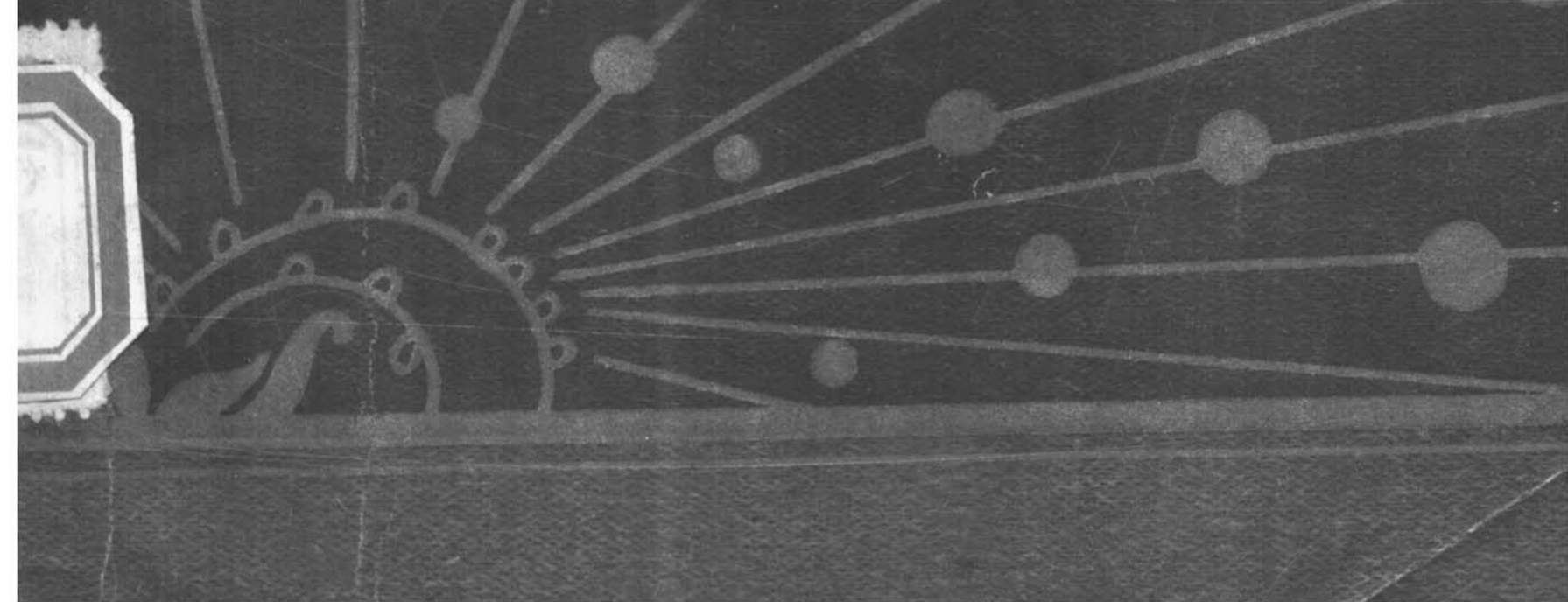


安慰



安 慰

嚴 良 才 作



目 次

最後的安慰	(1—)
結婚了	(17—)
愛之管	(35—)
磁石	(53—)
黃梅	(69—)
魚與熊掌	(79—118)

最後的安慰

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個很冷的早晨，R鎮北面一家沿街的涼棚下，少年L刺殺了M家的老太太：這真是一個青天下的霹靂！一千年來近於冰化的空氣，一時都變了黝黑的顏色。在一個安分樂道的世界裏寂寥慣了的人們，受了這樣的突然的恐慌，都從靜默的繭子裏鑽出來蠕動。臨水的茶店，燈下的酒樓，都是他們活動的好地方。年輕的蹣跚着腿，年老的撚着鬚，異口同聲

最後的安慰

的詛咒這忍很厲毒的少年L。

今天是L死後的第二日。P又聽到許多人詛咒他的話，在從S城開到R鎮的輪船裏。

但是這些話，絲毫不能引動他的注意。他只是靠窗坐着。右手曲了，枕着他的頭在一個小方的窗口上，默然不響。

R鎮周圍不過二三里，四面都環繞着綠水，好像蓬萊島浸在東海裏似的，在不好動的人們看來，確是人間的一片樂土。據那些幾世住在R鎮上的老者傳說，這鄉鎮的最先開闢者，是一千年以前的一個高士。因為避世嫉俗隱居在這地方以後，逐漸積聚起來，才成功這樣一個小鄉鎮。從這傳說的思想又遇到這樣“宛在水中央”的一個僻壤，自然四圍充塞了沈默和寂寥的空氣，好像細而韌的蠶絲密密地把蛹封在裏面一樣。

最後的安慰

R鎮上有座小學。三年前P離Z成就這鎮上的小學教員時，正和L同事。他們倆初見面時，就好像很熟悉的；自從經過了一回熱烈的握手以後，兩人的情感便同撕下來的日曆一樣，積一天厚一天了。

L的口快和好談，是這小學校裏的一霸，尤其是在酒後。有些說不過他的人，心裏又不甘服被他白白的勝了幾句話去，總常用一句話來挖苦他：“L，你死後，一定先爛掉你的舌頭。”P也是雄辯家，但鋒利不及L。祇須退課的鈴一響，他們的話匣子就開始轉動了。真的，他們真是無話不談，甚至於最瑣屑的家事，最沒有意義的像辯論一個同事結婚的夜裏新郎新娘那一個先開口，這些話只要到了他們的口裏，都成爲絕好的話料。大銀杏樹下的草地上，小河邊的茅亭裏，都是他們津津有味地辯論會場。

可是在M老太太被殺的前二個月內竟異樣

最後的安慰

了。P常覺得，L所說的話不是以前的顏色了。有許多問題本來是他最喜歡談的，忽然都噤口不題。P因為要鼓動他的興趣，有時故意纏繞到這許多問題上去，他有時支吾着，有時默默地歎了一聲，又岔到別地方去了。

這個變動的分界線，P還可以推想到：在一個秋天的月夜，L穿了棉袍子，兩頰紅紅的獨自從家裏走到學校裏來告訴他的情人死了以後。

這一夜是在九月上旬，P正在預備他明天的功課。忽地聽得有人叫他的聲音，他連忙從椅子上站起來，但他覺得這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莊重而嚴肅的音調。他精神上似乎有一些兒跳動，走出門外看見淡淡的月下，L左手提着燈，右手插在衣襟裏，很不自然的在庭心裏站着。本來L是住在家裏的，離開學校差不多有一里路左右。在這樣一個寂寥慣的鄉鎮上，那是

最後的安慰

當然的：月夜的大自然的讚美，都給秋蟲享受了去；有時東港裏來了幾隻小漁船，才添上了些秋蟲的伴侶。L除了幾次俗例上的夜筵歸來在更深以後，從來沒有無端踏破過六街沈寂了以後的月色，向學校裏去過一回。

P知道他今夜一定有什麼事來的，便同他走進一間靠東的事務室裏去。L把燈放在桌上，向桌左的椅子上坐了，P側臥在桌子右面的小榻上，眼睛緊對L望着。靜默了一分鐘，P纔輕輕地問L的來意，L的兩瓣帶紫色的嘴唇緊緊的粘着，好像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可以把他分開，祇是從衣襟裏抽出他右手握着的一個一寸多長的淡紅色的小信封，隔着桌子向P身上一擲。

他的臉上，笑的籐固然枯死了，但也沒有一些悽慘和憔悴的葉脈顯著地露出。他一切和平常一樣，只是兩頰紅了些，眼睛不像在深夜裏終有些朦朧，烏黑的眼珠圓圓的注視着P，和他自

最後的安慰

已給P看的淡紅色的小信。信很長，最末幾句是說：

“……吾愛！我要收回上帝給我的愛和自由。我不和一般虛偽的女子一樣，叫你莫短氣，叫你自愛。我不能長久和你相離，我在天國的門前等你。”

P看完了以後，眼睛閉了一會，想說幾句勸慰他的話。但是他的能雄辯的嘴巴，到了此時好像有大石擋住了的瀑布口，不能很爽利的噴出來。他只是很零碎的左想到一句，右想到一句，不知那一句話說出來纔是聖藥，纔能把他爆裂的創口醫好。後來P說了，說了不多幾句，L也不過回答了他幾聲從鼻子裏曲曲流出來的應聲。他並不拒絕P的慰安；但從P看起來，他的慰安的效力，恐在冰點以下。

從這一夜以後L依舊天天到校。但他在預備室裏的辯論和狂笑的聲音，不容易聽得到了。

最後的安慰

茅亭裏，草地上，P 雖依舊在課後勸誘他，他有時也儘答應，但總是漫不經心的點點頭罷了。

過了兩月，L 殺人的驚雷，打破了R 鎮上一千年流傳下來的靜默的好空氣，全鎮上差不多鼎沸了。P 因為在學校裏，曉得這事已經在早餐以後，他急忙出來尋L，L已赴警察署自首，警長因為案情重大，解赴S城去了。

前天是L 就刑的日子。L 在獄中的時候，P 曾去看過他兩回，因為他病了，沒有看得到。這日P 趕緊早上乘船到S城，L已經在刑場上。春雪停了不過三天，朔風奮着他的大翼，疾捲那已失掉抵抗力的樹枝，呼嘯作響。太陽快在天中了，但在陰寒的空氣裏，竟尋不到一些暖意。刑場的四邊稍高一些，看的人都立在那裏，但因場上的風太大了，站的人寥寥可數。P 走上去，看見一個黃衣人右手舉平了槍，右肩靠定槍托，左手伸着五個紅蘿蔔似的手指擎定了槍的中部；

最後的安慰

很長的頭頸側轉了，把眼睛放在瞄準的尺上，緊對着三四十步以外的少年L。

L是很憔悴了。小圓的臉孔都收了進去，顴骨聳起了，本來很豐滿的下頤，和兩耳幾乎成了一個三角形。平常很修飾的頭髮，都像鐵絲樣的一根根豎了起來；沒有一些血色的臉上，受到了殘雪的反映，分外顯得蒼白。P自成年以後從來不曾讓淚珠偷出來過的兩眼，今番也給淚珠逃出了重圍了。P注視着L，忽地看見L的嘴脣動了一動，兩頰下面凹進去了的臉皮向上收了一收，臘也似的枯槁的臉上露出了一脈微笑來。甜蜜蜜的微笑——P以前常看見的，但是從那夜以後，這還是第一回。砰的一聲，立着的人一陣狂喊，P的心便好像給人抽去了，一陣酸痛，P已失了知覺。

天快晚了，預備室西面的窗上，射進幾縷沒

最後的安慰

有力氣的陽光，從五尺左右高的冬青樹裏滲漏過來。光的顏色已近於淡黃了。照在俯伏在靠窗桌子上的P身上，好像替他蓋了一條金線的單被。其餘的教職員都開會議去了。P因為船上的勞頓，心中的虛痛，就伏在桌上養一回神。一個年紀過五十歲的校役，手裏捧着許多信，大踏步走進來。P的一時的靜默，被他衝破了。便隨手接了信，亂翻一回。他心頭突然一跳，呼的立起身來，把一封淡青色信袋的信抽了出來了。他也不及用剪刀了，手很忙亂的把信封撕去了一角，用力把裏面摺得很整齊的信紙從撕口裏拉出來，眼珠圓睜着，上下亂動，好像要叫信中的字同時奔進他的眼簾。

P 我的摯友：

我真快樂，在我死的前一日，我還可以同你作一回暢快的筆話。我在此幾十天，差不多天天病了。人家最怕而又最視為恥辱

最後的安慰

的監獄裏，我覺得真是天國。我生了二十五年，從我知道了生活的意義以後，覺得最豐富又最純潔的，便是這幾十天，因為我同一切的一切中間築了一道牆了。

P 呀！願你饒恕了我！的確我不能不承認負了你勸慰我的盛意，在她死了以後；但是我祇有心願了！因為我要是把我的計劃先給你知道了，你便是我的一個阻礙。你雖不肯說殺人是強徒的行爲；但是我敢說你在當時不拿做了人子怎可使慈母受許多驚恐的話來勸止我，便要說既做了一個人總須愛護身子做些有益於人類的事業。也許你不願這樣說，但是好友，你看你立的是什麼地方！在這樣一個社會裏，不容你不說心裏所不願說的話呀！

我真僥倖，我的事業成功了！我也不知道我平日見了殺雞要逃走的一個人，這一

最後的安慰

次竟若無其事的殺了同樣具五官四肢而又很高年的她的母親。

P 看到這裏，心裏覺得一陣酸痛，便向身旁的一隻榻上坐了下去。眼睛往上翻了一翻好像加了些思索功夫，再慢慢地看下去。

P 呀！我的決心，不僅伏在她死後。我這樣一說，或許你還記得。在一個初夏的晚上，我同你在曲曲的竹陰下，風聲蕭蕭，帶着一些濛濛細雨，你坐在一條青石上，我立在你的旁邊。你同我說：“事情要他曲折；曲折愈多，回憶的滋味愈甜。”在當時你因為知道她母親的頑執，看我精神上有一種特殊的不安，借此來慰安我，我也很隨便的答應了你一句話。但是我因此思想上又打進了一層，如果儘他曲折，曲折到中斷了，到不堪回憶的時候，怎樣處置呢？那時我心上好像有東西在那裏撥了一撥，決心就種於

最後的安慰

此了。

不幸我的疑慮竟成了事實！她因為到我家來玩了幾次，就喪失了她的生命。從她末一次到我家來，被她母親特派的女傭人逼回去了以後，她所受的磨折和痛苦，在那一夜裏我給你看的信上你都知道了。

P 又回想到那一夜燈下的談話了，一時兩頰突然紅了起來，眼眶一模糊，淚珠又滾下來了。靜了一靜，他再繼續着看。

好友！她不情願做賣身契約上的一隻豬，她要收回上帝給她的“愛”和“自由”，被一代代殘酷的人們奪去了的。她死了，無力而死的，愛和自由的種子却在一千年冷靜的空氣裏播下種了。但是踐踏慣了的殘酷的人們，又舉高了他們的足，在旁邊冷笑，預備像從前一樣的踏掉他。保護種子的發芽，喊醒許多人來培養他起來，這許是

最後的安慰

我的自負，確也是我的義務。這樣一彈子，至少可使殘酷的人們底瘳惡的臉上罩上了一些怯弱的顏色。舉起的高足便縮了下去不再伸出來，給種子得到一個成長的好機會；也許因此便打開了R鎮上千年來銅牆鐵壁般關牢愛和自由之獄的大門。

P的心興奮起來了，把這一節再覆看了一遍。淡淡的陽光僅餘一些殘痕，黑暗的幕慢慢地下了。P摸出一塊手巾揩了揩眼睛，從榻上立起來，再走向窗前，背倚着桌子讀下去。

P呀！我就此同你舉行一回靈的握手，作為永遠的告別罷。我心裏要做的事做了，最後的安慰快要得到了。在我寫這信以前，我睡在一隻小牀上，喝了兩口酒。朦朧地看見她來了。她走進門來，便對我嫣然一笑。她的衣服現在改了樣了，頭上披了經紗，輕而長的——直拖到腳後，風從窗裏進來捲着

最後的安慰

她的輕紗，好像一條冰宮裏的遊龍。一件淡紅色的大衫滿裹着全身，袖子很短，只遮到上臂的一半。白白的手腕上，套着兩個滿插着鮮花的花圈。她向我招了招手，輕輕的說了一聲：

“L，我愛！明天進天國的時候，我預備着這兩個花圈，一個套在你的頸上，一個套在我頸上，我們倆手挽着手一同走進永樂之門啊！”

我想立起來去抱她的時候，她的影子漸漸淡了，好像一朵白雲散開了一樣。

上帝，我愛！謝你們給我以“最後的安慰”謝……

P 呆了，眼光射在紙上，不再移動他的視線。“一片廣場上一個黃色的兵舉着槍緊對着三四十步外的少年L；L小圓的臉上肉都收了進去，下頤本來很豐滿的，現在和兩耳成了三角

最後的安慰

形；嘴唇忽地動了一動，兩頰下面凹進去了的臉皮向上收了一收，枯槁的臉上露出了一脈微笑來，甜蜜蜜地笑了”：一切都在信紙上復現着。

黑暗的幕下得密密了，一切的一切都休息在死的靜默裏。

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夜十時脫稿

最後的變異

結 婚 了

今天一郎同黃華女士結婚了，在一個比較開通而偏僻的小鎮上。

他的戀愛的工程，到現在才算得到了完全成功。在午飯剛了以後，賀客便絡繹不絕的來參與這一個典禮。

可是他們的愛情，始終沒有給人們真切的認識和瞭解過。在過去的幾年之內，他爲了她，飽受了她的母親的固執的奚落，和人們的不倫

結 婚 了

不類的冷嘲。一方面固然也由於他太窮了，雖是他的六世祖在幾百年前曾經做過一任宰相，還得藉着舊鄉紳的餘蔭來掩護他自己，然而只要三個月沒事做便可以使得全家斷炊的景況，在周圍不到三里路的小鎮上，誰也瞞不了誰的。況且黃華偏又是新興之家的女兒。她的哥哥正做着該鎮上善堂的董事。

另一方面，他們的私自訂約不知不覺觸犯了一般做父母的人的習慣和權力。他們只曉得照例的從他們的心目中爲子女揀選一個配偶以外，從來沒有知道過婚媾的事情還有什麼叫種“愛”的東西存在在裏面要給以重大的注意的。他們只看見肉體，其次便是財產。

一郎所有的只是天賦他的一個雄性的身體。既沒有財產夠得上配黃華，又給社會的網很緊縛在他四圍，他只有想把他真實的愛情來求得人們的諒解。然而叫那站在屠宰高砧前面天

結 婚 了

天只看見血肉皮毛的人們來明瞭什麼愛情，這真比牽了駱駝穿針孔還要難了。幾年來他們收到人們的有禮貌的回聲不過是“他們早已苟合上了”，“和誘，風化可慮！”，“今天她又背着老母到他家裏去了，兩個年輕的男女聚在一起，幹得出什麼好事情”這許多話。不要說別的話，便是一郎的最親愛的祖母當黃華從他的家裏去了以後，也曾問過一郎：“你們在樓上只是談談話麼？”

今天他們居然結婚了。經過了許多挫折，直等到黃華對於她的母親有過幾回決絕的表示以後，他們的愛的工程這纔建築在許多肉眼的前面。似乎人們都能承認他們了；論理一郎今天應該有別人心象裏所想像不到的快樂，在他的心裏馳騁，因為這正是可以把以前所受到的一切奚落和冷嘲一筆勾銷的日子。然而他袖著兩手，只是坐在禮堂外面右角的方檯上出神，兩條

結 婚 了

很濃的眉毛一回聚一回散的，大約正在想些什麼心事。他的兄弟和幾位從上海來的朋友琴如，涼石，愛牟，正在禮堂上奔走指揮着幾個用人爲他佈置結婚時候的陳設。他似乎漠不關心，像只是來看熱鬧的。

他早晨還是很起勁的，同了他的朋友琴如裝飾禮堂上的花枝，後來不知聽到了誰的一句話以後，他當時呆了一呆，便引起了她對於自己這一個禮式的懷疑，一直到喫了午飯以後，他坐在禮堂外面右角的方檯上反復的想了好久，他心中的問題，像雨後的青草蓬勃的滋生出來。他總覺得：今天的婚禮和他們今日以前的感情生不出什麼關係來。“要這樣他們才肯承認我們的愛情麼？我們的生活上一定要經過這樣的結婚麼？這樣的結婚對於我們互愛上生了些什麼新的意義？即使我們要舉行婚禮，至少也可以說應當在幾年前她第一次把兩手伸出來給我握住的

結 婚 了

日子。我們的心靈早已融合成一個的了，現在要用這樣一個演戲似的形式，把兩心合一的我們扮成假不相識在千萬隻眼睛面前揖讓，到底爲了我，爲了他，還是爲了旁的什麼！”他看到堂上飄着的紙綵，禮臺上自己同琴如插好的花枝，他們對於他似乎絲毫沒有好感表示出來，只是像坐在推事的位置上譴責他這一回舉動的無謂。因此更引起他對於這一種儀式和他們倆的精神絕無關係而生的憤慨。

賓客們絡繹來了，自然不再許他有空想的時間，他只得從櫈上站起來，一個個去招呼他們。他依舊袖着兩手，在胸膛前似乎作拱樣的上下動着，這便算是他回答他們的敬禮，當他們嘴裏同他說起“恭喜恭喜”的時候。可是他聽到方面大耳的程大爺向他說起這四個字的時候，好像一根鋒利的蜂刺直螫到他的心裏，使他想起了幾年前程大爺在酒店裏當着許多人面前嘲笑

結 婚 了

他的情形。他這時正像站在酒店的石階上，程大爺還是當年這一副半陰半陽的聲音。他覺得這恭喜恭喜四個字裏面，正夾着千萬把尖刀，在向他的心裏刺來，比在酒店面前聽到的嘲罵的說話還要銳利，還要刻毒，一陣內心的酸痛，使他憎惡了一切來祝賀他的人們，他待要發作，抬頭看見程大爺的陰毒的目光正從眼鏡框上面直射到他心上，眉毛分得這麼開，嘴唇是一動一動的，滿面似乎譏嘲似乎饒恕的色彩，髭鬚在對他說“赦了你罷，以前的騙人的勾當！孩子，今天我們才許你抱一個女人在你手裏。”他被懾於程大爺的冷酷的威嚴，他的手和嘴像都不是他所有的，不肯聽他發作的命令。他分外覺得這一個儀式沒意思了，徒然招來許多侮辱。他只是呆立着，放射出憎惡的目光在許多賀客們的臉上。舉如忽然從人叢中走出來拍拍他的肩膀：

“一郎，你看，布置得怎樣？這幾排環作弧

結 婚 了

形的椅子，是令弟的主意，預備女客們坐的。”

“叫我看嗎！”他頓了琴如一眼。“反正這又不是我的事，管他媽的！”

“不是你的事？誰的事？”

“……………”

琴如搭趟着走了，他只是沈浸在一種思想裏：想求出這一個婚式的真意義，到底和他們的愛情生得出些甚麼關係來。

太陽西斜了，庭心裏已經尋不出一些光的遺跡，只有靠東的牆上留着半壁殘照。禮堂是一所三開間的大廳，容積雖然很大，男女賓們坐得已沒有空席了，看熱鬧的人還在推擁着進來。兩邊靠牆有幾隻搬剩的桌子，後來的人都攀爬到上面去，禮堂幾乎疊成了人山。大部分的眼光閃耀得像夏夜的繁星，向着大門一面放射出去，盼望的烈燄在人們的心裏高燃着，堂上的汽油

結 婚 了

燈，紗燈，有幾個傭人正在很忙亂得引起火來，大概結婚的時候快到了吧。

一陣小孩的嘈雜的喧聲，庭心裏的人很雜亂的擠到幾乎不能駐足的禮堂上來，堂上的空氣一時像要沸騰的樣子，一對對的燈影和着樂聲把一座繡花的紅轎子導引到禮堂前面快要堆疊起來的人叢中停了下來，在轎子前的兩位陪嬪都是妙齡的姑娘，在紅綠的燈光下閃映着鮮豔的服裝，已經夠使人耀眼的了。等到扶得穿着粉紅輕綃的新娘從轎子裏躬身出來的時候，一時千萬隻眼睛都像電流一樣給她們三根白金絲吸引住，做成了光的焦點，堂上的許多燈彩一剎那間都失了牠們的光。聽得贊禮人在喊着“新郎新娘入席”的時候，站在轎子後面的他被他的兩個沒人注目的僮相推擁著，才輕輕的偷走到她們的傍邊來，離開約有三四步路便站定了。

他覺得這時候身體輕得像鵝毛，又像在空

結 婚 了

中舞著的雪花，只要有風，隨處可以飄浮著。空虛的心像倒乾了酒的葫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還是以前的一郎。他的確看見她從轎子裏給兩個小姑娘攙扶出來，他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他的愛人黃華。不過在他的面前，他從不曾看見她這樣的作假過，他在極短的時間裏，曾經這樣動過一動心。聽得旁邊的大聲“新郎新娘行結婚禮一鞠躬”，他便向前俯一俯他的上身；“行謁見家長禮一鞠躬”，他又照樣動了一動。這樣很恭順的做了幾回，直等到坐到椅子上，聽得他的朋友在講演的時候，這才漸漸的回復了他的意志，他才知道這時候在同他的愛人行婚禮了。兩隻椅子雖是相對的擺着，卻是有角度的傾斜向上的。他偷眼看見她是這樣端莊的坐在上面，而自己也似乎有什麼索子縛束在全身，同時剛才坐在方檯上想要解決的問題又纏繞到他的心上來了。

三個上海來的朋友的講演，大概都是贊美

結 婚 了

他們的戀愛的工程，另外再加上一些自己對於婚姻的意見。琴如稱許這鎮上的人們能夠寬容一郎，居然聽他從愛情得到這樣的結果；凍石主張以後的婚權都應當由父母交給子女；只有好破壞的愛牟舞着他的兩手，直著嗓子大聲的喊精神結合萬歲，戀愛萬歲。

他呼喊時候的口風，直衝得懸在他前面的汽油燈上的火都飛散了開來。一郎的心上覺得有些震驚了，本來低著的頭無意間抬起來，忽地看見整千的面孔罩著猙獰的顏色堆疊在他四圍。他好像置身在鬱熱的夏夜，不曾預料到的千萬條猛鷲的電光忽從四面飛射過來，直貫穿了他的空虛的內心。從各人嘴裏呼出來的殺氣，奔馳在花彩繽紛的中間。不安的空氣，在高燒的紅燭前面凝成一團團的黑霧，推移在各人的頭上。同他正對面的恰是同一郎差不多年紀的堂兄，立在右面靠牆的桌子上。他對一郎瞪著兩眼，使

結 婚 了

勁的點了幾點頭，把他的筋肉隆起的右臂故意從袖子裏袒露出來，握緊了拳頭。嘴裏不住發出吁吁的聲音來。一郎的心裏突突的跳起來了。

僥倖，結婚的儀式很平安的過去了。看熱鬧的人都擁擠到新房裏面去，廳上復現出婚禮以前的和平的狀態。一郎同琴如坐在禮堂靠右壁的一面談起剛才愛牟演說時他所見的情形。琴如很堅決的說道：

“一切都是安排定了的，上帝在每一個人出現在世界上來以前，早已在胸膛裏裝進了每一顆心！瞭解是可以求得到的，除非在這一顆心還給了造物主以後。——今天幹你的事情，管得許多，恭喜你的事情總算幹成功了。”

“幹成功了！化了多少的心力，不過要我做了兩點鐘的猴子！”

“綿羊到底給你牽了走了！”

“Y！你也說出這樣的話來！”

結 婚 了

“不要惱！你剛才所說的那一般人的婚姻的見解，反正不過是許一隻猴子騎了絛羊在圍觀的人們面前大模大樣做譴笑的資料！”

琴如笑著走了。他又把琴如的話牽纏到他方才懷疑的問題上去：難道他們所認為有重大意義的婚禮，真不過是包在肉慾外面的一層薄殼麼？

夜已深了，鬧房的人本來也很少，或者這一種婚式到底不合於一般人的脾胃，所以吃了晚飯以後，便一個個因為負氣的緣故都散掉了。只有幾個上海來的朋友還在新房的左角裏打牌。愛牟忽然說：

“我們到隔壁一間裏去打罷，他們還有工作呢！”大家說笑了一陣，便依了他的主張，把桌子搬開去。一郎雖然鼓勵他們在新房裏鬧一整夜。不論他是不是真意，不過他們總覺得教新

結 婚 了

夫婦在旁邊坐候著，在密友的情誼上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便由一郎的兄弟照應過去了。

新房裏是沒有點花燭的，他們出去了以後，一郎便把掛燈熄了，只點了一盞有白磁罩的新檯燈。溫和的燈光照到四面的牆壁和器具上面，好像黃葉上映著秋陽，到處飽和著煖和春意。房門掩上以後，他便坐在靠桌的櫈上，她站在他的旁邊，右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們好像從重車的轅上卸下來的牛馬，到此時才覺得生命自由時候的甜味。講了幾段舊話以後，他便問她道：

“華妹，你怎麼剛才這樣怪端莊的？”

“什麼時候？”

“行婚禮時，——我幾乎疑惑到不是你了。”

“你又何嘗不小心翼翼，坐得像泥塑似的呢。”

她說時對他微微一笑，他自己也覺得有些

結 婚 了

慚愧起來。

“兩個明明有意志有感情的人竟會做出這麼一齣漠然無關的傀儡戲來！”他站了起來，似說非說的在舌頭上打了一個轉。

鐘敲了兩下，她俯身到床上去，把兩個十字布枕頭並放在一邊的時候，輕輕的問道”

“剛才要求我們在房裏握手的那個上海朋友叫什麼？”

“張琴如。”

“他也在學校裏做教師麼？”

“我的同事——我要問你，我記得除了訂約這一回以外，你始終沒有給我爽爽快快地握過一回手，總像怕誰撞見似的。這一回在許多人面前，你忽然又這樣的一些兒不忸怩。你敢是不怕羞了麼？那一天學起來的？”

“這要問你。”她輕輕的回答，一面正在褪她繡著花的紅裙。

結 婚 了

“問我麼？我今天第一回看見你有這麼粗豪的膽量。”

“對了！這只有說便是剛才做木偶的功効了！”

“已！已！已！”他不再接續講下去，心裏像有所悟似的，把頭對著粧臺邊的鐘子點了兩點，慢慢的踱起方步來。她已經坐到被窩裏去，上半身還靠在牀欄上，笑嘻嘻的說道：

“你敢是獸了麼？你以前也是虛怯怯的。幾次我從你家回去，你送我的時候，總是要從後面小路上走的。到了城隍廟後的板橋那邊一個通市集的灣子口，你老是站定了不敢走出去一步，怕在市集上撞見什麼不相干的人。你還沒有忘掉吧！”

“我怕你要因怯弱而害羞呢。我實在敢一直送你到家裏的。”

“我才是真的敢這樣做的。——不要這樣說

結 婚 了

罷，我記得有一回灣口外面有一條惡狗，正孳立在當路。我因為夙性怕狗的，叫你去趕開牠，你抵死也不肯走出這灣子去，連衣服也不讓牠在灣外露出一線來。我到底依了你的話，從別一條路回去的呢。誰也不要自誇了，我們都是怕人說話的好孩子！我們太柔和了！”

“真的，其實在人們的心裏都早已知道我們是愛好的了。倚仗著愛情就跑一回又有什麼要緊呢。”一郎坐在床沿上似乎很後悔的樣子。

“我怕呢！他們從來不會同什麼愛情招呼過，認識過。便是今天結婚，他們又何嘗承認了我們的愛情。剛才有一位朋友在演說時候的聽衆的面目，你看見沒有？”

“.....”

他有些怔了，他不再開口。經她幾回的催促，他這才寬了上衣，坐上牀去。她右手掀起了被的一角，左手放在褥子上同枕頭成功了一條

平行線 在候他睡下去的時候，可以緊抱他的頸項。一陣肉的氣息直衝入他的鼻子裏，包裹了他所有的感官。四隻手交叉的抱吻著，每一片貼著的肉的細胞中間，互相交流著暖氣。全身的血在四處莽撞，一陣灼熱逼到他的臉上，他的心頓時蕩漾起來。

因為她的身體的轉動，被褥上發出悉率的聲音。他的口音像咽在喉頭似的說道：

“輕些，他們在打牌呢，只隔得一層薄板壁。”她挽住他一笑。

“我們結婚了呢！”

這雖是出於她的玩笑的口吻，然而在他好像聽了一次佛揭。他這才深深的覺得；他們苦心孤詣的愛情經過了多少年，始終沒有敢抱過她一回腰。却受到了不少的冷嘲。只要行了一回木偶戲似的禮式，便可以堂堂皇皇的抱一個女人在臂膊裏，不必問她的願和不願。啊！只看見肉

結 婚 了

的人們！結婚真是一幕猴子騎羊的滑稽戲麼！

他深恨今天的儀式，對於他們倆真是無聊。然而看看抱在手裏的她，他又想到了她的“這便是做木偶的功効”這一句話，他完全陷在不可解的矛盾裏了。

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改作於南里 歲月樓

愛之旨

慕靈：

多謝你的好意，在這一月中，寄了十三封慰安我的信給我。但是，到現在，我要告訴你，你的慰安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因為你的朋友在血淚流盡了以後尋到了他自己。

今天是多麼好的秋夜啊，我獨坐在窗下。

天上沒有一縷雲絲；草叢中淒爽的氣息，含著一股冷意，刺人心肌。園裏的樹木像熟睡了

山頓，四面圍立著，沒有一點呼聲。全世界只是幽靜，幽靜得連秋蟲的淒咽著鳴聲的時候，那月光却偷偷的從窗櫺裏進來，照到我的書桌上，照到我的身上。我恍惚的像從夢裏歸來，體味到不少我從來未曾有過的靈感，——不，或者說是生命的滋味，似乎比較切實一些。這許多從生命裏滲出來的東西，大概是她的最後的禮物吧，我相信。因為這樣的禮物太貴重了，只有她，我的親愛的，才肯布施給我，也只有我才配領受她的餽贈。

我沒有什麼東西在你面前可以表現出我現在的心境。文字吧，太笨重，太拙劣了，她只會作文明的裝飾，永沒有替真實的內心做過傳聲筒。圖畫吧，我的素心又只像一張白紙，熱血已經流盡了，怕不再有像熱血一樣的東西能夠渲染出什麼跡象來，在這素白的紙上。談話吧，我的嘴唇是這樣厚滯，舌頭又是這樣木強不肯聽隨我

的指揮，況且又和你隔著一重繚繚的青山呢，雖然今夜的月色也是同樣的在偷覷著你。

其實，或許可以這樣說罷，沒有什麼別的形質可以借來表現出自己的心象的時候，所謂幽默倒許是真正的心與心交流的機會。

總之，慕靈，我爽捷地說，生命的滋味，真實的深切的我嘗到了，從現在起。生命的意義，我會在這樣一個月夜裏一步一步很清晰的認識牠，我是多麼的歡喜。當然，我應該感謝她，感謝我的親愛的她。因為她的茹痛而死，却引導我認識了生是什麼東西。我對於我們的愛情，不能不酬謝牠一聲苦笑。真的，慕靈，我的紅腫得像核桃也似乎的眼睛裏，在這樣的月夜，竟會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自從她死了以後，我爲了我自己的身體，曾經哭過，怨過，惱恨過，恐怖過，我將怎樣安排她。我曾化過許多苦心。“無論怎樣大的東西，地

愛之書

球上都載得起，只容不下我一個小小的腳趾，”我在回復你的信上，曾經這樣怨過天帝。可是我現在尋到了我的立腳的地方了，我的永遠的安身之處。慕靈，你也該爲我展一展笑臉罷！

我的好友，爲了我喪失了我的愛人，你是這樣的爲我操心過，我的一月以來對於你的喬飾，在我身上增加了多少罪過。到了現在，我無論怎樣不能再在你面前守秘密了，我決定先請求你的饒恕！

我很清楚的記得在我回復你以前十二封信上，我始終沒有透露過她的病死的原因，雖然你是這樣急切的問我幾次，我只是說染了時疫。你的關切，我沒有什麼話可以表白我的感激，可是我的始終守著隱秘，也只有你或者能想像得出我臨筆時候的苦痛。

有人說“愛情的渣滓是要用眼淚來淘洗乾淨的”，至少這句話是有一部分真實在裏面。然

而，現在呢，我的眼淚流完了，我的愛人也跟著去了啊！

提到了她的死，我總不信，死會是降臨得這樣快的。我疑惑她或許是棲隱在幽僻的山谷裏，或許是流浪在海天的孤島上面，等我去追尋她。我要用盡我筋肉裏最後的膂力，呼盡我末一次的熱氣，去追尋到她，去倒在她的胸懷裏，只要她再送一些消息給我來。可是她從此永遠，永遠埋葬在我的心裏的了，只留下一絲絲零落的斷片，給我在月下獨自去幻織成淒涼的夢景。

慕靈，現在我要吐露我的供狀了。不過，好友，我請求你只當牠是一樁浪漫的傳說罷，不要因為是你的好友的事情，牽動了你自己的感情。眼淚是世界上再也沒有比牠更珍貴的東西，你應當好好的保留著爲你自己。

事情是這樣起原的。七月五日，學校裏放暑假了，我帶了一個十五歲的女學生從上海到家

裏去。她因為太用功，尤其是我的功課，一天到晚鑽研在裏面，身體有些病了，因此想到鄉村地方去吸一些新鮮的空氣。她是我的一級中最溫良的孩子，因為愛好我的功課，所以同我很接近。她的要到鄉村上去養病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裏，當然我是最適合於為她預備這樣一種生活的人。在動身的前幾天，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愛人，告訴她這一個消息。我記得還說“我歡喜的學生，你一定也能給以無限的安慰的”。五日傍晚，輪船走進市河的時候，她站在綠楊樹下的河步上，對我們招手，我很快樂她接受了我的請求。啊！只看見一面的我啊！惡魔便在這時候緊握住了我們的運命！我如何能夢想得到，這樣，我會很隨便的斷送了我愛的性命呢！

一星期以後，我的學生忽然病足了。因為走路不十分方便，常常倚在藤榻上。好動的孩子的心情，給一種病痛縛住了以後，便什麼都不如

意。又隔了兩天，發熱了，面色焦黃了。天儘是熱，沒有一粒汗珠從她身上滲出來。我看見她這樣，怎能不替她擔心呢。醫生離開我家是很近的，只隔着一座板橋。不過服藥我也須得到她的同意。小女孩子最怕的事情，要算這一樁了，經我幾回柔和的勸導以後，她這才很勉強的點了點頭；我便放棄了我愛囑咐我看守孩子的責任，跑過了橋去。可是柔和的勸導啊，這或許就是刺傷我愛的心靈的毒針！因為等得醫生同我回來時，籐車空了，孩子不知給誰抱了去；診脈的時候，靜默的客堂裏，時常從樓上輕逗出一絲絲嗚咽的聲音來。

慕靈，愛人的心真是這樣的不能度量的呀！擴大的時候，可以什麼東西都包容得下去；要是緊縮了呢，便是一粒微塵，也能使牠撕裂。愛情的瓶裏，紅玫瑰原只許你插下一枝，其餘的花朶，便應當儘牠們飄落在泥濘裏。啊！好友！我當

時怎麼會想到變化是這樣迅速的襲來啊！

醫生去了。等得我上樓，瞥見她睡在牀上，用了眼淚，在揩拭小孩的手指。啊！這才知道她正獨自在心痛呢！我突然受到一種無意的襲擊，不覺呆住了。等得慢慢走到牀前，心潮又忽起忽落，推想她究竟爲什麼這樣傷心。她的右手忽然來拖住了我的短衫袖，用力向裏面一帶，我便坐了下去。她的眼淚像兩條流泉一樣，從眼眶裏湧出來了。

“你要愛我的呀！你要愛…我…的呀！”

這真是我意所不料的一句使我心酸的話，我的氣往上一逆，兩眼也就發起熱來。

“我有什麼地方…忘記了…你…呢！”

她不再開口，左手環抱了小孩，右手攀住了我的頭頸，只是嗚咽。眼淚從眼眶裏流到小孩的面頰上，再滾到席子上。我的心頓時擠緊攏來，像夾在壓榨器的中間。

一陣茫無頭緒的心酸，眼淚也撲簌簌落到小孩子的身上。這使她更心痛了，抽搐得更厲害了，她全身的肌肉都在顫動着。毫不遲疑的她抽出抱小孩的左手來，掩住我的眼睛，想要阻斷我的淚流，可是一些也止不住她自己的心泉的暴發：眼淚像怒潮一般的來了。她的吃逆的氣息，衝動了小孩的心靈。小孩的哭聲很高亢的響出來，這才硬遏住了我們心上的劇痛。相對無言，靜默了有二十分鐘，我心上的思潮好像萬縷亂麻糾紛做一團，恨當時沒有一把快刀啊！我最要想曉得得清清楚楚的，自然是她的懷疑的來源，可是一時的刺激太奇突了，太深刻了，我竟會始終緘默着，對着她兩顆瑩瑩的眼珠。啊！好友！我到現在才知道：她的多疑，真是她至高的表現，真是她用全生命來供給我的咀嚼，我是怎樣的辜負她，我撕破了她的心，我全沒有看見她流出來的血跡。

事情是很平安的過去了，我沒有膽量在她面前濫理這一葉痛史。一直到我的學生住了二十天左右回到上海去了以後，在一個同今夜一樣的月色下面，我們並倚在窗前，這才悄悄的重提舊夢。她說：

“你不要忘記啊，我們的成功是經過了多少困難來的。母親的頑梗，暫且丟在一邊，幾年來多少人譏罵我們的話，我們應當永遠保留在心裏。想到了每一句，便可以撫摸到自己身上每一個傷痕，啊，久已絕跡的尖刀，現在又在我們面前試鋒了，就是爲那——那個住在我家裏的學生小雯。你儘是待她好；但我是始終愛你的，我的全身心都獻給了你，怕看見你把你自己去獻給了別人。……”

眼淚自然是流的，但是至上的愛情，總可以填平兩顆心上的坎陷。經過我幾回誠摯的解釋以後，一切便像秋水一樣和平靜了。

不過“你要愛我的呀！”這一句，每天裏她總要向我說起一次或兩次。這是她相信我而終有些不放心的地方，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當時我恨不能把自己的心從胸膛裏剖剜出來，供獻在她面前，用以驅除她的疑雲。

事情的確完全過去了，等到暑期開學，我又趕到上海。啊！慕靈，我的好友！吸血的人們，殘刻的人們，是這樣的不肯饒恕我們啊！他們終要鱗割了她，抗死了她，他們才稱心。在到校後不滿十天，忽然來了一封很厚的信。當時我心上一冷，毛髮都竦豎了起來，似乎已經知道又有什麼兇惡的消息來到。

“親愛的：

“這一副稱呼，或許你還承認我有權利用來稱呼你，雖然你儘管愛你的小雯。你在那天月下同我解釋的話，句句在我心裏，因為是從你心裏傳過來的，我無論如何，保守著與我同生死。我

愛之嘗

不怪你，也不怨你，你的確是愛過我了，所以我也
不悔，也不自恨。男子的愛情，不必講什麼貞操，
這是社會的通律。你是一個男子，我自然也
只有默認你的權利。我心痛：並不是痛你的將來
或許要棄我，因為天生成了我的資格。愛情的酒，
在女人是只有嘗到一口的，多飲了便要中毒的啊！

“本來我想不再寫這一封信給你，停幾天我有什麼變動，總有人來告訴你的。然而在今日以前，你還未忘情於我，我不情願使你心裏難受，我應當先給你一個說明。自從小雯去了以後，你同我每晚講的話，我一點也不想要疑惑你。然而，愛人啊，事實的證明，却只是使我痛哭。你在學校裏和她的情形。情話，抱吻，甚至於……我手顫動得寫不下去。總之，我都得到了真確的證據。這許多話的來源，你也不必去追問了，反正愛和棄，男子有絕對的自由，我只希望你享受社

愛 之 書

會給你們的幸福，你好好的愛她吧！

“最使我心痛的，全鎮上嘲罵我們的說話，像滾沸的油鏟。在三年以前，用我們的精神來鎮伏下去的妖魔，又揚威在我的四邊。自然，你是不聽得的了。即使吹送到你的耳朵裏，好在你還有甜酒，只要小飲一杯，便可以醇醉你的心靈，使你的感官完全麻木。我雖然有淚可以流，有血可以噴，有身體可供作箭靶，然而心上的你，我的親愛的，我用什麼方法可以保護得使你一些不受損傷。我們是從鋼鐵的手指下掙扎得三年的幸福；鋼鐵的手指又來了，我為你抵抗着，祇要只抓到了我，我祝頌你依舊掙扎着去看你前途的紅花。

“我的病的襲來，決不是爲了你，這是要請你諒解的，請你諒解的。秋初痢疾，也是常事。我伏在枕上，寫這樣一封信，也太吃力了，不過最後一句話，我要請求你的：留下的小孩你要好好

愛 之 告

的看待他的呀，大概你總可以答應吧！

“莊哥，我愛你，我始終愛你的呀！”

“再會，親愛的！”

你的愛人 藍其”

我當時是暈倒了，許多同事喊醒我的時候，我已臥在牀上。好友，那時候的心象，用那一句話可以表白得出來呢。被誣鱗的憤怒，事實上對她的惶愧，心上的酸痛，合成一枝枝利箭，向我胸前射來。睡夢是不來親近我的了，我只捧着她的信翻來復去的在牀上抽咽。

在案牘中比較最有勢力的想念：我只有回去親自向她表白。人們的把戲 她已看慣的了，只要查究到那誣鱗的來源，無論怎樣，我的溫熱的手，總可以縫合她心上的傷口。回去是決定了，在黑暗中守候天明，啊，是這樣漫漫的長夜啊！

火車因為戰事，只有每天早晨開一班客車。

愛 之 告

我好容易從窗洞裏爬得上去。到唯亭已經快中午了，侷促在一隻小舢船裏，滿懷着希望的心順着水流一直送到我的家門。

啊，好友，這真是一個想到了便要全身顫慄的景象啊，當我走到牀前的時候！我今夜從寫第一個字起，沒有流過一滴眼淚，現在又遏止不住了。我自己不情願再回到悲痛的深淵裏去，我只約略告訴你幾句吧。她看見了我，在我還沒有在牀沿坐穩的時候，突然從枕上豎起來緊抱了我向裏牀倒去。她只是乾號，只是急喘，兩臂抱定了我的腰背，在牀上打轉。這樣的攪擾，約摸有十五分鐘，她的力盡了，手也鬆了，平靜的現象回復過來時，她已不再能說話了。在淡白的燭光下，她的飄散的目光緊對着我，用她微弱的手勉強指了一指在乳娘手裏抱着的小孩，在似乎微笑的中間，完成了她的一生的使命，豌豆大的兩顆淚珠，滴落在枕角上。

慕靈，就在這時候，我從一線希冀的光明裏，永遠跌到了深坑裏去。就在這時候，我便永遠負了她的誠心的布施；永遠做了街上的游魂，不再有歸宿之處。便是永遠長跪在她面前，也贖不了我對她所負的罪過。她背着十字架去了，只留下我和小孩在墓邊躑躅。

在這一月中間，人們的笑聲歡騰在小鎮上。我的心已經剝去了，所以不再聽見什麼，也不再看見什麼。在我面前，只有兩顆豌豆大的淚珠，時常向我轉動。

愛決不是片面的供獻，現在我是不再有第二個使命了，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期待。不過小孩的哭聲，却時常要在墓畔牽引我回來。

今天的月色多麼清幽，使我重溫過我的痛史的全部，使我再嘗一遍我自己創造的辛酸滋味。最使我放心的，我的舅母已於昨天把小孩領去了，她已答應永遠做他的保姆。我現在為他們

愛 之 肯

祝福！爲他們祝福！

好友，別了，在血淚流盡了以後，我已得到
我了自己！

白龍潭的水清澈得可愛，在我和她訂婚時
坐過的磐石旁邊，剪秋羅正盛開着。明天的月
下，我將抱了她在那裏俯看人間的笑臉。我失掉
了世界，我將重復得到我的所有一愛！

你的好友莊一

一九二七年九月廿五日於上海

愛 之 肯

磁 石

時間真是播弄人的惡魔！在昏沈而孤寂的境地裏，牠過去得真如吃飽了泥土的蚯蚓，只是一段段捱著，不肯很爽利的向前走去。反過來，到了人在愉快而希望永遠繼續著的時候，牠又好如白駒過隙，偷偷地便跑掉了。這一回杭遊的短促，尤其使我痛恨這惡魔！我剛才從西湖上吸到了幾口愛的甘露，牠又急匆匆地把我送回到囚牢也似的上海來了。

傑 現在他很倦了。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遠的地方去遊散過，也沒有一天跑過十里以上的路程。這一回在杭州跑了三整天路，每天要走到八十里左右，所以他在上火車的時候便同我說：

“Y先生，我的兩條腿要斷下來了。”

剛巧那一次車的乘客又很擁擠，只許自己失信的鐵路上的職員，答應了為我們預定坐位，臨時偏又因公事多忙竟把我們忘却了。傑同我因為上車最後，便借了一個同學的籐篋，在車的月臺上佔了一席之地。他坐了下去，就倚在我的身上，一直到過了楓涇才有時候爬起來向窗外望望。等我們到得學校的時候，已經在晚飯以後。點過了名，我便催促他趕緊回家休息。固然他是我精神上的興奮劑，依我的心理，很希望他在校裏多坐一回，再談幾句不必要有道理的話；但是嚴肅的學校裏的空氣，驟然間包裹在剛從西湖面上回來浪漫而放縱的我們身上，我們已經做

了蠶蛹。並且從他的頹喪的臉色，失神的眼光上看來，他確是倦極了。所以我終於放開了我的不願意張開的嘴唇：

“你乏了，傑，早些回去睡罷。”

他忸怩著不響，左手提了一隻小的皮包，右手拿了兩盒藕粉，站在有幾條從辦公室窗裏射出來很整齊的燈光的庭心裏。我挽住了他的右臂，他就動腳了。我們離開了明亮的庭心，走出校門，向昏暗而模糊的里路上走去。在路旁的樹下，恰有兩個同學站著，正在等他們的同伴。看見我們來了，有一個年長的便說道：

“Y先生，你送傑君回去麼？”我們可以靠福，勞你帶送了，因為我們也住在差不多的地方。”

我點了一點頭。在灰色的燈光下，傑的臉上，似乎也笑了一笑。

出了里門，我們四人並走著。我左手挽住了

傑，他們兩人在我的右邊。時間在九點鐘左右。因為這一條路已是市集的末梢，所以來往的人很少，我們的足聲，清晰而有節奏的步調，應合我與傑兩心的和諧。路燈都是昏黃無力，只有一家公司的大門上，有兩隻很明亮的電燈，照徹了一方街道。我們走到這裏，我側了我的頭向傑看了一眼，他正笑著，但是他的笑容還沒有完全收斂好的時候，忽然他用玉琢一般的上齒輕輕咬住了下脣低下頭去，依戀惜別的神情，在四周的空氣裏裝進了幾分醉意。他說，

“我家快要到了，你送他們去罷。”

“不要，Y先生。你同傑君是好朋友，我們靠他的福，得到你的帶送，我們已很知足了。”年長的一個學生接著用強毅而殘刻的聲調說。他牽了一牽靠他右手那一個學生的衣服，他似乎也領會了。他們更緊走幾步，直衝入黑暗的岔途上去。還聽得他們說：

“Y先生，明天會。你送傑君到門前，還可以進去坐坐呢！”

接著談諧而嘲諷的呼聲以後，便是一陣大笑。我們便緊握了一握手，相對的望了一望。在濃密的被疑慮和猜忌的空氣裏我送他到了他的門前。

門上經了幾下打擊，裏面有了應聲，我才回去。傑似乎一隻腳已經跨進了門的裏面，還回過頭來說：

“我明天八點半鐘以前一定到學校裏來，Y先生。”

在旅行的消息發布以前，一羣蝌蚪也似的學生，三五成羣交頭接耳地議論着。他們不是在預備旅行前的計劃，也不是在談旅行的興致，他們只是在討論傑的出處。因為旅行的學生有二百多人，所以分地出遊。傑到蘇州去呢，還是到

杭州去，或是竟到吳淞去，這是他們唯一注意的問題。後來有許多年齡較長的學生參加，他們自然更聰慧機警一些，差不多好像有了一個討論的結果：“Y先生是傑君的最有力量的磁石。要看磁針的所指，只要留心磁石的所在好了。”在出發前一星期，關於旅行的事情揭曉了，果然他們虛擬的結果，竟成了事實。傑同我到杭州去。磁針終究盲目的跟定了磁石，除了磁石以外，何嘗知道有所謂方向。

傑的旅行的地方發表以後，他被猜疑的程度更進了一步，雖然自從他同我接近的時候逐漸加多以來，早已接受到許多殘酷的中傷了。性情馴良得像伏在乳牛脚下的小犢，只要從他的言行上面看來，學校裏定好的那許多消極的規律，似乎都是庸人自擾，自從他進學校以後，對於他可以說完全沒有用到過一回。他在教室裏很能夠注意學業，看他靜聽時奕奕的眸子，凝思

時蹙蹙的眉頭，便知道他從來沒有放心過。然而他也不偏於理智的鑽求，課後操場上的擲球和賽跑，他也時常加入。他並不拘束，也不佻傥，他只是依著規律而生活。然而他的兒童的天真的情緒，又洞開著窗戶任情地流露出來。

我們倆因為被文學的吸引，在課後常常喜歡談論關於文學的話。校園的竹籬下，草地外的綠椅上，是最適宜於我們談話的地方。我們當清露未晞的早晨，人影散亂的傍晚，常常並坐著談論文學的作品，描寫要怎樣才能深刻，布局要怎樣才算緻密這許多話。“杭州是這樣一個好地方，雖然不過是到那裏去跑一駒馬，在我們的詩囊裏，或許可以拾得許多資料。”他這樣說了以後，我們便決定了行止。

旅行揭曉了的第二天，自然我們又要談論到旅行的計劃了。但是那一天——從那一天以

後——竹籬下，綠椅上，本來很清靜而純潔的地方，好像四面有蛇蝎盤繞著，使我們見了心悸。我們僅僅坐了十分鐘功夫，四圍的景象已使我們起了一種沈重而鬱悶的感覺。忽然有許多較長的學生，在他們天真的臉上，突然罩上了一個猙獰的鬼套。粉紅的嘴唇般了，清明的眸子翳了，兩頰的笑渦都填塞了，只是每一個皮膚的皺紋上面，深深的暴露出社會裏面最殘刻的吃人的痕迹。有時候一個人，有時候三五成羣，逕自走過我們的左右，或站立一回，總是唱著詼諧的歌，譏諷的調子，甚至於發出異樣的咳嗽聲來。

傑靜默了，我的心沈靜到要停了，感傷的眼淚幾乎要滴落在衣襟上。

“他們究竟是爲了什麼？爲了我同傑——先生和學生——常常在一起麼？師生之間敢是只有尊嚴和服從，師生是在愛的領域以外的麼？啊，他們都是小孩子，蜂刺也似的莠苗，怎麼已

經深種在他們的坦白的心田裏——他們已經好像萬惡的人類社會的劊子手！教育的效力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呀！人類從小孩子起便要像黃蜂一樣，把學校做成四面築了高牆的蜂房，把一個個的心靈中上帝給我們的愛，都永遠隔絕了！這不但是教育破產，地球也可以毀滅掉，今天便是人類的末日！……’歷亂的思想，沒有系統的思想，連續的湧上來，使我長嘆了一聲：

“學校是建築在愛的領域以外的！現代的孩子！”

“Y先生，你在說甚麼？”

他從靜默中醒了過來，截斷了我的話。他看了我一回，我也沒有作聲。他伸出手來，但是我已像戰敗了的彈丸的小鳥，縮瑟而戰慄，在等待他慈母的溫暖的翅膀，來掩護他的傷痕。

西湖的春色，果然明媚而幽麗。明鏡般的

水，綠屏樣的山，把我們的心擴大到無限。我們因為機會的難得，在三天內便跑盡了沿湖諸山。這一回旅行隊一共有三十多人。每天所走的路程太長，起先很整齊的隊伍，到後來因為弱者的落後，隊伍便錯落了。看鴨也似的先生，三人分了三處。我擔任押後，走不動的學生，都跟我在一起。最高的山峯固然不一定上去，有時候因為跟不上前隊，且在中途折回了。傑雖好游，但是爲了我，他也情願做殿軍，因此也犧牲了名勝地方不少。我們携了手且走且談，以是又引起了前面人的注目。他們有時細語，有時回首，直豎的眉毛，烏圓的眼睛，好像一羣鴟鵂。縱有明媚秀麗的大自然，引誘在他們四圍，給他們無限的愛，但是終敲不開他們原來的靈感之門，灑一點甘露到他們心田裏近於燒枯的愛的芽上。

撈船是西湖上最好玩的事。八個人坐一隻小艇，我同傑坐在艙裏，靠在椅背上——這是

到杭州的第三天。水清見底。微風經過的時候，把水面織成一幅魚鱗也似的細縠。我們蕩漾在雷峯塔與三潭印月之間，塔影湖光，真是清麗而幽寂。前面的三隻小艇上唱歌了，我們便也同聲唱和。傑唱歌是不擅長的，因為興趣的誘惑，忽然也唱了幾句。我從來沒有聽見他唱過歌，這是第一回，便拍了幾下手。他似乎惱我了，低下頭去，頰上有一些微紅，牽住了我的手說：

“拍手作甚呢？”

同艇的人，一時眼睛都注射在我們身上，E先生也似笑非笑的瞟了我們一眼。“拍手作甚呢，”忽然，一個學得和傑同樣的聲音，從坐在艇前划槳的學生嘴裏喊了出來。一陣拍手和狂笑，把譏嘲的歡娛散布在平靜的湖面上。傑雖然口裏常說“他們是他們，我是我”，但終敵不過他們的譏侮。想要縮去他的手，他又沒有勇氣，便倒在我懷裏了。

快活的旅行在猜疑而多刺的空氣中過去了，然而我們在這樣的空氣中却也得到了無限的快慰。

我送他進了大門以後，自然也不再有什麼可以勾引我留戀在那裏的東西了，便返身回到學校裏去。

這一條里原來是這樣的黑暗，我進來時似乎沒有留意到。在里的裏面轉灣的地方，有一盞微黃的路燈，隱約映射出兩家黑漆的石庫門。其餘的光，全靠著里口通大路的那一盞了，可是相距還有近三十家人家。道路上的磽确和不平，同西湖邊上棲伏在深山裏的村道有些相像，我兩次幾乎跌倒下去。我因此想起我們在九里松漫步的時候，我因為要採一枝小橋下的野鶩花，給青藤絆住了我的右足，險些兒倒載到淺湖裏去，好在我的左手，在傑的緊握之中，他盡力度過了

我的難關。可是他的右腕上却給青藤鏤上了一條鮮紅的血痕。這時候他趁著安穩的燈光 或是在他姊姊的面前講述西湖邊上的浪漫的故事吧，我似乎看見他正在解去那我替他縛上的潔白的紗布，一條鮮紅的鮮紅的……正炫耀在我眼前。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一陣刺激，使我突然想到我現在是兩手空空的了，要是跌倒在黑暗的路上，有誰來緊握我的左手呢。我深深的感到孤寂的空虛。

出了里路，吹來一陣春風，到底是中夜了，使我身上辨覺著涼意。兩個在岔路上分手的同學，大概這時已經很安靜睡著了罷，他們的譏嘲的氣息，似乎還飄流在風前 勾引我心上的酸悽。一家公司門上的電燈，不知在什麼時候息了。路上只是靜悄悄的，沒有一絲車馬的聲音。在灼熱的心上，給空廓的淒涼襲擊以後，眼淚便自然會流到頰上來。

走進了學校，許多人帶回來的浪漫的情調，已經完全給規律的生活消融掉。西湖面上的春色是再也尋不到的了，留下的祇是疲倦和煩惱。我在操場上獨自環行了四匝，只有旗桿梢頭的一鉤新月，好像傑微笑時候的眼色，一步不離的顧盼著我。這時他或者又回到了湖面上去了，正在月下的波心，撥動雙槳，唱那春夜的歌曲，我許正坐在他的旁邊拍手吧。“傑，我願你有一個永遠甜蜜的夢鄉！我願你有一個永遠甜蜜的夢鄉！”

“小村，還不睡麼？這裏不是湖濱，操場又沒有雙人椅！”

W先生算是好意的拖我上了寢樓，我好像給他丟進了荊棘叢中，尖利的刺從各方面拋落到我心上。許多同事們圍坐在被窩裏，豎著兩耳，露著笑臉，正在靜聽W先生報告我和傑在西湖邊上的生活。談諧和嘲笑的描寫，連續的從他

嘴裏搬運出來，勾引起衆人的輕蔑的歡潮。我的嘴是給鎖住的了，心上突突的跳著，一陣陣灼熱從耳根直透到臉上，只有把被蒙了頭睡倒下去。

好容易鐘聲敲了十一下，寢燈息了，笑聲才漸漸消失了。等我的頭從被裏伸出來時，微笑的新月又正在紗窗外偷覷著。

十二年五月初稿十六年十月病後改作於上海

(65)

黃 梅

上帝，你真像一枝利箭，直貫穿了我的心胸！把我心上的一起一伏的波浪，都給你從箭簇上帶了出去，用這樣的半晴半雨的黃梅天氣來象徵著，深深的種到幾顆小小的心坎裏去。我呢，本來是關不住了的情緒，便順了你的意志，給你做了種子；可是那幾顆小小的心啊，從此受到你劍鋒上的刺傷，深嘗到別離時候的滋味了！她們的天真的紅花，或許從此要籠上一層人間

的薄霧了吧！

上帝，你可聽到麼？今天早晨在家事室裏 A 對我說的這幾句話：“天也在作弄我們麼！在這幾日內鬱悶得這樣，使我的心上緊緊的每像穿了一件無縫的衣服！”

那時候不過六點多鐘罷。家事室裏本來應當照得到清麗的陽光了。這差不多是每天早晨的工作：一間小小的會客室裏，中間放了一隻籐穿的圓棹，搖椅，沙發，靠背，團團的圍在牠的四周：細長的 S，短小的 K，莊嚴的 Y，帶一些談諧的 W，溫靜而不好說話的 A，團團的坐着。紅面的英文書，間著插畫的小說，一行行有蟻陣似的小字的講義，高高的捧在她們手裏。十隻眼睛，便在這許多東西上面移動。我因為歡喜吸煙的緣故，總坐在靠窗的一隻矮椅上，這樣可以使繚繞的青煙從窗口放散到窗外去，不致攪擾了她們的深思。自然我的手裏也捧了書在諷詠，可

是我總喜歡偷得一個機會，在她們專心看書的時候，去瀏覽從各個的姿態和各個的神情結合起來的這一幅包含着真趣的圖畫。只要有一個人瞥見了我的飄忽的眼光，她的頭便會埋到書裏面去。但是頰上的笑痕是留不住的，從和平的空氣中流到我的心上來。這一個溫暖的印象，便是使我在枯寂的工作上發出光來的炭精。

可是今天竟換了一個世界了！

當我從寢室樓上下來，直走到家事室前的迴廊裏，看見在家事室左鄰三年級教室的窗檻前，正倚着K和W。一本英語模範讀本，開展在她們的眼前。我常時便心上一動，不消說得，這是打破我今天的幻想的預兆來了。從K的回答我的話裏，才知道她們今天考英語。因為許多人聚在一室裏，各人朗讀的聲音容易妨礙各人的思路，所以才這樣分開了的。然而不安的感情，在她們的臉色上，很清晰的流動着。K的話是不

是在掩飾她們的心上的隱痛，恐怕把苦汁滲到我的心上來。我自然不會知道。可是我的溫暖的希望，輕輕的給這一個計劃在我心中撕成片片了。

“S和A在家事室裏呢。”

在我默無聲息立了一會以後，K這樣說。或許她是在憐惜我們快要分別以前的寶貴的詩間，或許還含有深進一層的意味吧，當時我只是惘然，我僅回了一句：

“那麼Y呢？”

我跨進家事室，讀英語的聲音，嚙嚙的盤旋在我耳邊。走到會客室窗外，S正在靠窗的長椅坐的這一隻矮椅上背坐着。大約由我的皮鞋的聲音引動了她的專一的神志，回轉頭來，叫了我一聲“N先生”，眼睛又射到書上去了。今天家事室裏地板上四散着紙屑；籐桌的圓桌躲在室的一隻角裏；籐椅很歷亂的東西分列着，好像

一羣當路的惡狗；一隻沙發倒倚在靠東的壁上。這一個紛擾的景象，真是很鋒利的在嘲弄我當時的情緒啊！

讀英語的聲音從隔室傳過來，我知道這是A了，但她和S却又分了兩處。走進A讀書的一間裏，她的心始終放在書上，頭也沒有擡起過一回。或許有別的東西在刺着她罷，我心裏在猜想，這是我聽到她今天讀書聲是這樣的不諧和而沒有調子以後，一直到我呆立了多時，預備跨出室門的時候，她才似嗔非嗔的說了前面這幾句話。

啊！鬱悶的天氣啊！你竟關注了我們的一顆顆的小心，使我們各個分離着！我雖然是利口，到那時還有什麼話能夠浮上我的心來。我立在S和A的中間，兩面望了幾望，便搬了一張矮椅在室前迴廊裏坐下。

天空是灰暗得像黃昏。海濤一般的烏雲推

擁着像在狂奔。除了書聲和風聲以外，一切都是死的寂靜。有時簷溜上的殘滴發出幾聲淒咽的嘆息。啊，重濁而近於窒息的呼吸是多麼難受啊！啊，重濁而近於窒息的呼吸是多麼難受啊！

我把書攤開來放在自己的膝上，思潮像起了颶風的海面，一幅幅過去的用熱血來渲染成功的圖畫都從紙面上跳躍出來了。

我真是後悔 我深深的後悔 我不該在她們天真的心上加上了一根蜂刺。說起來似乎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看到了這兩日來她們的臉色，她們的似乎冷淡又似乎滿含着熱情的神情和態度，像有什麼東西正緊緊的扣住我的心胸。我已經給了她們一個很深刻的創傷，這一個傷痕或者可以撕裂開來，使她們的心粉碎。我的上帝呀，我懺悔還有什麼用呢！

原來在前兩天的下午，我送給她們每人一本文學的小書。因為暑假還有一星期了，作一個

小小的紀念。忽然我在每一本書上寫了下面這幾句話：

“分別了！我謹以誠摯而悱惻的心胸，來供獻這小小的禮物，給我的同學××”

這真是一把鋒利的劍啊！生生的刺出了五顆小心裏的血！就在那一天傍晚，我走進美術室去，A正俯伏在書桌上。她聽得了我的腳聲回頭瞥的時候，我看見她是怎樣的難過啊！眉頭聚蹙着，臉色黃得同蠟人一樣，尋不出一縷血絲；眼睛像好多天失眠了似的，懶懶地舉不起眼臉來。我站在她旁邊，她只弄着練習簿上的紙角，始終沒有勇氣來和我說話。我當時怎麼會想到她就是被我的利劍刺傷的俘虜中的一個啊！

我邀她到華雨廳上去閒步了一回，空氣是這麼嚴肅，各人的心緊張得像引滿待發的弓弦，她終於被我追問得不能不開口了。才告訴我是爲了書上寫的這幾句話，引起了她的傷心。寶貴

的淚珠，冉冉的從頰上流下來了。

我突然受了這樣刺激，好像獨行在冰雪之中，從深谷裏來了一陣寒風，全身起了一陣震慄。鎮定了以後，不盡的慚愧又乘虛的偷襲到心上來。繞過走了兩匝，我自以為是慰安她的，向她指引了一條路：

“你何不同S, Y……等去玩玩？”

“她們也正——伏在一寢室裏的一桌上一難一過——呢！”

我呆了，我聾了，我盲了，一切東西像都不在我面前，宇宙似乎就毀壞在這一剎那間……。

這一個印象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奔動着。流着淚的A呀！伏在桌子上難過的S呀！K呀！W呀！我現在畫十字，在為你們祈禱！祈禱上帝給你們慰安！祈禱上帝給你們慰安！我是沒有來慰安你們的資格的了！我是沒有……！

我深深的懺悔，我不當把成人的荊棘播種

在天真的樂園裏！我願在你們的心上，用我誠摯的靈魂拭去我的罪過的污迹！你們的淚珠，你們的深刻的真情，我完完全全受領了，深深的埋葬在我的心坎裏！我永遠禮拜着！

黃梅是一瞬便要過去了的，太陽來的時候，我渴望着把你們的笑臉一同帶來了罷！

讀英語的聲音，在兩室中間交流着，無情的細雨只是霏霏的飄洒在楊柳梢頭，我獨自坐在簷下。

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於蘇州

黃

梅

魚與熊掌

(一)

一個春日融融的下午，王太太很認真的在廚房裏燒肉塞鯽魚。這是第一次送到親家太太那裏去的東西，她似乎懷著很大的奢望在這一對鯽魚上。所以她拿著小錘刀撥動牠們的時候，用力是這樣的輕巧，怕把一層快要焦黃的魚皮碰碎了。兩根一寸多長的麥柴管，襯在兩條尾巴

的下面，這又是怕尾巴貼著鍋底燒焦了不十分好看。一對魚橫臥在鍋底裏，肚皮是凸得幾乎成功了小丘，肉糜從刀的破縫裏面在滲出來。這自然也是她的好意，這樣的送到周家去，或者可以使新嫁的女兒在婆婆面前得到一些讚許；借此可以遮掩掉自己平時不常吃肉的寒酸。

在一面牆角裏，砧檯的橫頭，一個半枯的稻柴窠正在蒸騰出濃濃的白霧。撩人饞涎的煨肉的香味，蕩漾在小小的廚房裏，使坐在竈前燒火的金媽，不時掀動她的鼻子。王太太乘魚燒得半熟的時候，便走過去揭開了柴窠蓋，一個煨肉的陶磁罐正放在窠的中心，悶在窠裏面的熱氣頓時直衝上檐椽，從很小的隙縫裏捲繞到屋外。她拿了一雙筷，把一對半爛的蹄子翻了一個身，還嚐了一嚐湯，依舊蓋好了，走到竈上去拿著剛才放下來的鑊刀。木耳，金針菜，筍片，都放在右手旁邊的一隻小盆子裏。

她站在那裏，一方面在等魚熟，一方面又在細細的回味早上從大門前擺水菓攤的張二家那裏偷聽來的說話，心裏覺得有些發寒。她漸漸的討厭起她的工作來了，要是張二家的話不虛，似乎這樣認真的燒菜真有些多事。無論燒得怎樣可口，送過去恐怕未見得會討多少好。不過她還能維持下去，那只有全靠她的自慰的設想了。

‘張二家大概不是在談論銀兒罷，銀兒是很柔和的，面貌也還過得去，雖然眼睛大些，——眼睛又有什麼打緊，隔壁煙紙店裏林四嫂的眼睛真像兩顆白果，她得到林四哥多少的歡喜。即使銀兒口辯厲害，過門也還只有十二天，不致於鬧出什麼事來罷。不是，她們談的或許是衆福橋頭的雙姐。一定不錯的了，雙姐，她嫁得也還沒有一個月呢。’她這樣的把這一個設想在消息混沌之中自己解釋自己。可是她也覺得這一種解釋是很有許多缺陷在裏面。最使她不能解釋而有寒

心的，便是張二家爲什麼看見了她便使一個眼色給那個傭人裝束同她談話的老婆子，止住她的口，而那老婆子的聲音又是崑山一帶的土白。

她從早晨到現在，的確在想到偷聽得來的幾句話的時候，自己這樣解釋了好幾次。不過這許多缺陷在她心上所占的地位，總是解釋一次要擴大一次。她漸漸的覺得夫婦間的不和，是不能把日期來推算的。她很清晰的記得同她的丈夫在結婚後第七朝裏便因爲一張烟槍上的斗腳紗開起釁來。銀兒嫁去已經有十二天了，比七朝要多五天呢。她很怕自己的設想有些動搖了。

“金媽，你叫的是誰的船？”

“朱金福的。”

“便是送親那天銀小姐坐的那一隻麼？搖起來怪慢的。”

“到崑山不過廿里路，春天又是這樣長呢。”

“月不空房，小姐當天就要回去的呀，黃昏

三更，不是又要担驚受嚇了麼！”

魚的香味鑽到王太太的鼻子裏，她知道魚就要熟了，便把盆子裏的副料——木耳，筍片，金針菜——倒到鍋子裏去。沒有多少時候，兩頭魚已經頭並頭的睡在一隻很大的磁盤裏，筍片那些東西平鋪在魚身上。雖是她心裏似乎已經沒有以前那樣的熱誠來處理她的工作了，不過想到了這是銀兒的場面的時候，她依舊是很小心把兩條魚放得又是整齊，又是好看。金媽從竈前站起來，兩手輕輕的拍著身上的灰塵，很高興的說：

“日子真快，明天已經是十三朝了，我又可以賺喜錢了！”

“~~~~~”

“太太，今天你怎麼好像有心事的樣子，不清二十點鐘，明天你看見了姑爺小姐自然會笑得眼睛只賸了兩條縫了。”

王太太聽得姑爺兩字，心裏似乎動了一動。那天送親的時候，她雖然也到過崑山，却只在船上看守了一天碼頭。金媽是跟銀小姐的轎子進去的，並且到深夜才回到船上來。她因此也沒有加多少思索的功夫，接口便問金媽：

“到底姑爺是怎樣的一個人？和氣不過的是不是？”

“噢，太太，你老是問我這一句話！我記得那天回到船上來的夜裏，你在烏黑的艙裏面已經細細的盤問過我好多時候，回到了家裏以後也問過我一兩回，怎麼現在又要問起姑爺來了！到底丈母對女婿，刻刻記在心上的！”金媽雖然不是王太太家裏常用的女傭，可是她替王太太家買葱買菜已經有十多年了。有時王太太有應酬來往，要送禮送東西，也使喚她去混幾個錢用。王老爺病死的時候，她曾來服侍過十幾天，所以她們很有些感情在裏面，因此往往有故意俏皮

的時候。

王太太聽得金媽這樣一說，的確她即刻想到問過她好幾次了。今天因為聽得了張二家同那個崑山口音的老婆子的說話，心裏一時狐疑，忽然不自檢點又問起那句話來。現在倒覺得有些自慚了，又經她這樣開了一次玩笑，面上匆匆的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泛出青春時候的處女的桃花。同時姑爺的虛擬的輪廓，也漸漸的浮在她的眼前。一個面孔很白皙的青年，穿著天藍色的薄棉袍，罩著黑馬褂，很倜儻的立在她面前，臉上時時露出富貴子弟所常有的鋒鋸。兩條長狹的眉毛，高高的鼻子，不十分開闊的嘴巴，尤其是一雙動人的眼睛，活潑精明時常帶著一種嬌媚的笑意的眼睛，這真是兩條最容易勾引女人的顧盼的電流。她的銀兒似乎正挽著他的手，他含著春色在感謝母親替她揀得了一個如意的郎君。崑山口音的老婆子的語聲，不知乘了那一

個機會忽然又勾上心來，一雙儷影頓時模糊而消失了，在她眼前只看見金媽正倚在竈角上抽了一根柴心在剔她的焦黃的牙齒。她一時爲空幻的恐懼所襲，竟這樣的自信起來，覺得所偷聽到的那幾句話，十有九分要落到銀兒的身上來了。她便在靠牆的一隻小高凳上坐下，心裏突突的在震蕩。她又問金媽：

“那一天你在新房裏可曾看見姑爺的行動怎樣？對於小姐有沒有一種快樂的樣子表露出來？”

“太太，你又來了。我早已告訴你姑爺拜了堂以後，沒有走進過一次新房來。你怎麼這樣的容易忘却！”

“你看他們一對小夫妻好麼？將來~~~~永遠~~~~？”

“這我怎麼會知道呢？除非我做了姑爺，今天才可以把我肚皮裏的念頭完全告訴給你太太

聽。我猜總不會不好罷，大家都是十八九歲的時候，太太，你想呢！”

王太太這才真的有些著急起來，以前聽得金媽那幾句話時，還以為或者新郎忙罷，前半夜沒有工夫到新房裏去，以後的事情金媽也不知道了。現在把這些話同剛才從那個崑山口音的老婆子那裏偷聽得來的話合併在一起，事情怕總有些不妙罷，她開始有一些後悔了。她不該這麼粗鹵，沒有細細的打聽到姑爺的性質，行爲，
~~~~~，聽了媒人——那個喜娘出身專走百家的朱阿姐——的話，把一個能說能話的女兒白白的去送掉了。

金媽看見王太太坐在高櫈上沈思，呆呆的一副不快活的臉色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她眼睛翻了一翻，似乎匆匆的加了一下思索，便囁囁著說：

“本來~~~~今天~~~~想不同太太說

的。不過~~~~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

“剛才吃了飯，我出去買白糖的時候，水菓攤上的張二家同我說，崑山新出了一段可笑的新聞，什麼‘新官人’不認識‘新娘娘’結婚後第七朝在老太太房裏大家看見了像陌生人似的問起尊姓大名來。她說這是一個崑山親眷告訴她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零零碎碎幾句！快說給我聽！要細細的！細細的！”王太太很著急的追問金媽，口齒也不十分清楚了。

“她只說了這幾句。”

“你可問她是那一家的事？”

“沒有。不過她教我不要同太太說，叮囑了好幾次。在我買了糖回來的時候，她還是這樣很鄭重的吩咐過我。”

王太太這時的心裏真像有許多細針在刺

著。那是無可疑的了，一定女兒的事情不知出了什麼岔子了。不然這些話要瞞她作甚呢。她呆坐在櫈上，眼睛正對著大磁盤裏的一對并頭的鯽魚。一時的思緒像倒翻了的字紙籠，片斷的印象毫無統御的一片片亂堆在心上。金媽看見太太這樣，知道自己多嘴要鬧出什麼亂子來了，便用右手推了一推她：

“太太，你看看蹄子可好嗎？我還得出去買彩蛋和棗子呢。”

她捧了一磁盤魚走到外面客堂裏去了，王太太的眼睛跟着這一對並頭的鯽魚一直送她走出廚房門。

(二)

春天的晚上，空氣總是濃膩得像攪雜了催眠的酒香，使人容易撩動到睡鄉去的熱情。青兒吃了晚飯，那才是她自己的時間到了。她或者

抹一回骨牌，或者翻翻黃曆，或者弄一回向隔壁林四嫂要來的香烟裏的畫片，時候大概不十分長久的，半點鐘左右便要上牀了。她雖然祇有十五歲，一天很勤懇的做那衣莊店裏送來的新衣，也可以賺到六七十文錢，抵得她母親的收入的一半。所以王太太很歡喜她。家裏的雜事，除了搬飯掃地這許多很輕便的事由她擔任了去，王太太也不十分去使喚她，她讓她一心做她的活計。銀兒自然做起來比她還要精緻些。當她沒有嫁的時候，姊妹倆爬伏在“作檯”的一邊，王太太坐在對面，總常常這樣說：“學好了針線，將來也好防防自己嫁出去以後的荒歉的時候，做了媳婦是不再有母親，只有婆婆的了。”當然她所說的嫁後的荒歉，便是指丈夫不能顧憐到她們的時候。所以在她們的處女的心裏，差不多早已認識得很清楚：婆婆和丈夫決不是像母親一樣的手取手求的靠山。至於這裏面到底有怎樣的分

別，自然也不是她們的猜想所能瞭然的，不過有這樣一條似乎模糊又似乎清楚的虛線浮現在她們心頭就是了。

銀兒嫁了以後，王太太的確很快樂。“朱阿姐到底不錯，有了這些家計，銀兒也不必再做什麼活計了。”她在做新衣的時候，常常用這幾句話向青兒表示她對於銀兒這一樁親事的滿意。青兒是很乖覺的，又能體貼到母親對於兒女的無微不至的愛護，所以她也常常在自己的前程上看見一縷很清澈的光明。

不過今天她總覺得母親的臉色和前幾天有不很相同的地方，這是銀姊嫁了以後的第一回。她很靈敏的覺察出母親正被困在遲疑憂鬱和沈思的中間，一切自然的現象，從處處的言動上流露出來。她是很知道母親的隱秘的脾氣的，也沒有敢動問她。不過因為同情於母親，心裏未免也有些煩悶起來，所以很早的便停了她的工作。當

王太太捧著兩隻熱氣直騰的蹄子從廚房裏走進來的時候，她正立在窗前看屋簷下的斜陽。王太太一天悶在心裏的惱怨，似乎得著了一個決口，便惡狠狠的對她瞪了一眼：

“這麼早便歇了工夫，看你將來到丈夫跟前，去討口糧吃！手裏掙出來的錢養得活自己，這才不怕天坍！不長進的小東西！”

她受到了這樣一種莫名其妙的襲擊，驚惶。今天真摸不到母親的心緒，她漸漸感到悲哀了。後來收摺了兩竹竿撐在庭心裏的衣報，悲哀也就淡了下去。

現在她伏在桌子上打呵欠了。因為母親的不安，把她晚上抹骨牌看畫片的興趣都打消掉。燈光是昏黃的，散射在煩膩的空氣裏，一種容易使人沈醉的春晚的氣息，在挑逗她的倦怠的心情，引她到夢鄉去。她幾次想立起來點房裏的小燈了，幾次都給希望的誘路所攔阻住。她此時正

有一個願望橫梗在心頭，想和母親說起。因為明天銀姊要回來了，她的一件新做的墨綠印花布的薄棉襖，正放在母親的箱子裏，並且還想換一件粉紅格子布的裏衣。要母親在上牀前拿給她。可是想到母親的憂傷的臉色，和她只喫了淺淺的一碗晚飯，現在又正在整理兩隻放東西的竹籃，——預備明天送到銀姊家裏去的——她的勇氣偷偷的毀落了，希望也漸漸沈淪在心頭。

“青兒，茶几上兩包棗子拿給我。”

青兒站起來把棗子交給了王太太，幫她把兩隻六角式的竹籃裏面的東西都整理好了，這才輕輕的問母親：

“今天你爲什麼忽然這樣的煩惱？”

“你早上到門口水菓攤上去過沒有？”

“我從早晨到晚沒有走出過大門，今天 ”

“那自然——你去睡罷！”

靜默了幾分鐘。



“好好的明天銀姊要回來了，今晚忽然這樣！”青兒在點房裏用的小燈時候，這樣自言自語，似乎在對母親表示不滿。

“你懂得什麼！”王太太的聲音比平常響脆了許多。

青兒已經睡了。金媽是不住在王太太家裏，只有每天早上來替她買一回東西，今天例外的來幫她燒了半天菜。這時候王太太獨坐在窗前，春夜的情調處處把她包圍起來。四面是死一般的寂靜，有時微風過處，階前衝上幾陣青草的氣息。燈火黯淡得像荒野裏的青磷。月光固然沒有，便是星也只有微微的幾點出沒在天空裏，白雲滿天飄浮着。幽靜，孤單，寂寥的境地，跟着默默前進的時間，在王太太的懷着隱憂的心上經過時，她竟一絲也不能抵抗的沈浸到一種“不堪孤獨”的感傷中間去了。這一種感傷，祇有在她嫁後的青春裏同王老爺鬥氣以後一個人當着黃

---

## 魚與熊掌

---

昏微雨靜悄悄的獨坐在空房裏燈前沈思的時候，常常會感到。並且只有在那時候，她才深深的覺得了什麼是孤淒，什麼是冷落。只有在那時候，才覺得她真像一隻離侶的雁鵝，生活在正下着雪的深山裏，火一般的心裏流出來的哀號，只引起了無邊的枯枝的震顫却得不到一聲同情的回響。只有在那時候，才覺得她自己的身體真不過是一個剝掉了心吸掉了血一樣沒有靈感沒有精神的肉殼子，在她的身內和身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一切都同她的心一起失落了，世界只是空幻，空幻得像一個漲大了的氣泡，自己便被拋落在裏面。六年前王老爺剛死以後，她有時也會有過幾回凝想，不過總沒有初嫁中的青春和丈夫不諧時候那樣深刻而淒傷。因為王老爺死的時候，她已經近四十歲了，從世界裏面她已經很清楚的看見了有可以喫喝得開胃的雞肉和醇醪，可以穿戴得好看的綾羅和珠寶，和可以使自

已任情玩笑永世得到濫飽的金錢和鈔票了。便是少了一個贈與情愛的丈夫，世界也決不會真是空虛得像一個漲大了的氣泡。

給靜默的春夜引誘着的她，這時候忽然又回復了她的初嫁後的青春。她像正因為不見了一張烟槍上的斗腳紗，被丈夫拋棄在新房裏面，丈夫對她豎直了眉毛，睜圓了眼睛，把烟槍榻上一丟出門去了，她的心也給他帶了去。這麼大的世界，這麼空廓的宇宙中間，什麼都可以覆載得住，只是容不下被終身希望所繫的丈夫擯棄的女人的一個渺小的靈魂。她一陣急激的心痛，眼淚像暴雨下的檐溜，一直從兩頰滴落到衣襟上。那是很自然，銀兒的印象便在這時候偷偷的走到她的心頭來了。崑山口音的老婆子的語聲，宛轉在耳際。她看見她的女兒很清晰的正伏在一間不十分熟悉的樓窗上對她揮手而號哭，好像正在怨恨媽媽把自己早已親身受過了的苦痛，

仍舊要從背上解下來載到她的身上去，春天是  
不再有她的分了。她不禁哭喊出來：“銀兒，我害  
了你了！葬送了你的，是你的媽媽！”

回環在王太太腦子裏的，只有銀兒淒然的  
景像。她看見她哭，淚珠像雨一般的傾瀉下來；  
她看見她傷心，胸廓同機輪一樣很急迫的起落；  
她看見她的一切慘傷的樣子，正和她以前被王  
老爺丟棄時候完全一樣，只要是她親身嘗過的，  
現在一一很清楚的在銀兒身上看見了。“要真的  
那個崑山口音的老婆子的話沒有一些虛假在裏  
面，做了十二天新娘新郎還沒有認識，銀兒難道  
真的給媽媽送進了寺院，天天守著孤衾，一直等  
到最熱的的希望一天一天冷凝下去到冰化了才  
罷！到那時候，你的淚也盡了，你的血也枯了，這  
樣也算到世界上來生活了一踰！銀兒，我總給你  
想方法，爲母親的總不讓你做二十年前的媽媽  
的呀！”她的感情漸漸從嫁後的青春裏回復到認

識了世界的真相的現在。心裏想只有爲女兒謀善後的安全，來作爲她自己心上的懺悔了。

她立起來從茶几上拿了一隻很舊的水烟袋，從燈上引着了紙吹，仍舊坐在窗前，這是王太太用思慮時候的常態。她家裏既沒有可以商量的人，自己的兄弟又住在相去有一里多路的市梢，不是一刻時分可以請得來的，所以水烟袋便成功了幫助她思考時候的密侶。只有三筒烟的量，她把水烟袋安置在檯上，然而她的心已經給她的密侶的牽引，和周家的田地房產穿合一起了。固然，自恨做事的草率，沒有把女婿的性質細細的打聽一下，這一種感情也會夾雜在裏面；不過朱阿姐的好意總是不错，只要聽到她說周家有三百多畝田，一廳住宅，十幾間市房的話，她是這樣的顧憐無父的銀兒。本來以資產而論，王太太是無論如何沒有資格同周家作親家的，全虧得朱阿姐會說話，把王家的幾代鄉紳的

舊門風放在一切的前面作為屏障，這才把周家不過一個普通商人的身分壓倒下去，銀兒方纔得微幸走進了富家之門。所以朱阿姐在王太太的心裏，竟好像她的愛銀兒也不弱於自己，如果說她祇爲了要尋幾塊錢“柯敬”那太不能瞭解她的好意了，她怎肯化掉了這麼許多心力奔走在中間爲別人的女兒謀得這樣一個不愁穿喫的地方呢。

嫁後的青春裏不能得到丈夫溫愛的苦痛，在王太太心上不過是曇花一現，同她的過去了的青春一樣，這時候都已烟消雲散了。這些本來都是空而不實的，她現在的心上正排列著收租的帳桌，討房金的摺扣，田單，房契，高大的樓屋。除了這許多，世界上還有什麼寶貴的東西。不過銀兒在那裏，雖然不愁穿喫，可是在婆婆和丈夫權力下面，她是知道的，總不能夠相信是確實的保證罷。她雖是想了許多方法，她又要照例

的自恨了；丈夫死得這樣早，而自己總是一個女流。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來了一個有力的幫助：“唉，我這麼傻！沒有丈夫，我有兄弟，姓王的還有族長呢。四十畝田大概總可以分得到罷，不然便是三十畝也好了，兄弟一定肯幫助我出力叫周家立出一個給銀兒的證據來的。族長太爺，他只要有酒喝，兩罇酒和四十畝田的價值相差有多少大啊！結婚了十二天，新郎沒有同新娘認識。這一定是沒有進房，好容易而有力的藉口！好容易而有力的藉口！銀兒，銀兒，母親總盡我的力替你幹呀！田單，收租，好舒服的生活；你也不必再到周家去了，蠢笨而無情的丈夫，不見了倒乾淨。銀兒，有了田產，還要旁的什麼呢。”她的愛女兒的熱誠正燃燒著，微風一陣陣拂過她的灼熱的面頰，有說不出的爽快。白雲遮滿了天空，零落的小星都隱藏了。燈光還是微弱得像要睡去，只有青兒的打呼的聲音，很有力的從房裏

輸送出來在寧靜而冷落的空氣中。

檯上的水烟袋，又到了王太太的手裏去了。

(三)

在上午十點鐘左右，王太太家裏女親戚們已經來了不少。王太太雖然只有王老爺傳給她的三十多畝薄田，但是王家到底是C鎮上的大族，鎮上的風氣又是比較熱鬧的城市要樸厚得多，每逢某人家有婚喪喜慶的事情，只要帶得到一些血統的關係的，大概都要趕去相幫。尤其是美酒和佳餚，最容易有吸引人的力量。男子總要比女人家豪直一點，一定要到近乎喫飯的時候，才絡繹的光臨，不比女人們覺得“臨喫時趕去，喫了就走”總有些害臊的。

來得最多的自然要算小孩子了，穿得都像風前的花枝，在客堂中噴燕般鬧起來，使一個小小的客堂裏的空氣分外覺得擁塞。今天的客堂



自然要比往日整齊得許多。做衣服的作櫃早已搬掉了，几上和長檯上的許多舊報紙，洋燈破茶葉瓶之類，都收拾了放到房裏的衣櫥下或壁角裏去。中間掛了一頂寫着一個大福字的堂軸，兩條已經褪了色的紅對子。長檯前面的方桌上只有幾隻茶碗倒合在一隻大盆子裏，八隻放蜜餞糖果和瓜子的錫盆子排列得很整齊，紅呢桌帷縛在方桌的前面。一對錫方供插着兩枝大而寫上金字的紅燭；香爐是空着的，站立在方供的中間。這些都是王太太的兄弟替她布置好了的。

王太太今天似乎倒得了空閒，同李姑太太曹二小姐這一班嫻熟的親戚們在房裏閒談。青兒是做了小朋友中的慈母，各人的小手心裏，她都不叫他們空着，常常去放些長生菓玫瑰糖在裏面，來維持她的可以指揮他們的權力。歡喜酗酒罵人的族長太爺來得最早，因為他既沒有家，又沒有正當的事情做。族裏什麼即使很小很小

事情 在他總算拈得一個大題目。自然他是來幫忙的。飽啖了一天酒飯，或許再可以借到下幾天的伙食。“族長”，在他自己的心裏當然看得同皇位一樣高，多麼尊崇而名貴的體面職銜，便是姓王的子弟們，大約到底是書香人家的出身的緣故，即使心裏有不滿意他的行為的，在臉上總還給他許多敬重的表示。好在他所要求的不過幾頓酒飯和極少數的銅錢，可是敬老尊長的名譽是一世受到人家稱頌的。今天他自然又得到了好題目了，七點鐘便從他所住的義莊裏來了，向王太太的兄弟要了二百銅錢，到街上去喫了一頓點心，的確沒有向酒店裏去拐過灣，僅在喫麵的時候喝了兩小盅高粱，便一直很誠意的回到王太太家裏來。旱烟筒是無論什麼時候不肯放手的，他現在正站在庭心裏，看幾個小孩子玩滾錢的把戲。

快要十一點鐘了，船還沒有來。從崑山到 C

鎮不過二十多里路，船在天還沒有發亮便開去的，這時候應該來了。王太太的心裏很焦燥着。這真像有一個啞謎葬在她心裏，她很驚疑到底開出來不知裏面是些什麼東西。在許多女親戚面前，自然她決不會把昨天從水菓攤上偷聽得來的說話露出一些口風來的；不過從她們嘴裏，她確也沒有聽到什麼。可是各人的臉色都似乎有些譏諷和猜疑的意思，不像前十二天張兒嫁時那樣的歡樂，這一點她是看得清清楚楚。

她走到客堂內，從庭心裏一直望到大門外面，門口正有許多不相干的女人在那裏張望，並且有幾個年紀很輕裝束得很入時的站立在門口正中的石階上。她的心裏有些不自在起來，雖是她也深曉得C鎮的女人高興看熱鬧的脾氣，這些原是常見的事情，然而想到了張二家的快嘴，或者事情在自己看作啞謎之時，她們都早已曉得了，故意走來訕笑她的。所以喊青兒：

“青兒，領他們出去看看船來了沒有，不要在庭心裏滾錢！”

她便向青兒啾啾嘴，乖覺的青兒知道言外還有一種責任在裏面，便領了許多小孩子。老族長驟然失却了他的小伴侶，一時覺得空閒，便在庭心裏躑躅，很命的咬着他的旱烟筒。

王太太在窗前站了沒有多少時候，依舊走到房裏去。這時在她的心上勉強可以自慰而使她減少一些虛擬的驚恐的，便是她昨夜聽到的方法，得到了她的兄弟的同意。她們是在早上商量定的，王太太的兄弟還埋怨了周家的人一頓，說暴發踭的商人終是小家氣的，并且說：“除了這一個計劃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可以使銀兒快活的好方法了；夫婦間的好不好，本來不成問題，有了喫穿，銀兒還愁什麼呢。”族長太爺自然不必去通知他，只要臨時孝敬兩纒酒，他簽起花押來自會有勁的。

---

## 魚 與 熊 掌

---

船到的消息傳到王太太耳朵裏的時候，已經快要中午時分了。一般懷着看把戲的心理的女親戚們，聽得把戲便要開場的通知，都哄然從房裏推擁出來，分立在兩邊靠牆和窗口。只有李姑太太立在長檯旁邊吩咐金媽趕緊把紅氈毯攤開在方桌的前面。大家都是笑嘻嘻的，雖然沈靜得一些聲息也沒有，歡樂而好奇的表象正飄流在各人的眼睛上。

活潑的花也似的小孩子從大門外奔進來了，夾着譁笑的聲音。走得最快的要算是青兒了，後面最前的人要離開她十多步路。她像落葉一般飄落到庭心裏的時後，便睜大了眼睛喊她的媽媽：

“只有銀姊一個人來。只有一個人。”

聲音有些微顫，大概是因爲急走了的緣故。一般女親戚們聽到了這一個消息，像正在鄉村裏看野花，驀地來了一聲犬吠，心上驚駭着出於

意外的襲擊。臉上魚笑的皺紋一時都板平了，只是各人的目光相對着現出驚奇的神色。李姑太太到底是年老有經驗的人了，雖然心裏未免也有些着慌，却還能夠在煩亂中很鎮靜的申斥她的姪女：

“胡說，你自己沒有看得清楚！”

“我在河步上向船艙裏看得很仔細的，只有銀姊俯伏在一隻小桌子上，贈嫁的金珠坐在她旁邊，頭斜向着銀姊，一張嘴幾乎靠著了銀姊的耳朵，大約在說什麼隱話。我走到大門口，林四嫂還同我說：你的姊夫沒有來罷！”

“不來便罷了！”王太太很坦然的說了，聲音是很穩靜的，不過稍微帶着一些高亢的調子。李姑太太對她瞟了一眼，似乎表示她對於王太太對女兒的事情冷淡了的反抗。

兩個船夫提了兩隻送過去的竹籃，放在客堂裏長檯上。金珠扶了銀小姐從外面一步一步

走進來，身體向左傾斜着，髻鬢正倚在金珠的身上。頭沒有低下，却也擡得並不高高的，毫沒有一些一般榮歸的人的倨傲的形相，雖然衣裳的顏色穠麗得像紅燭光下的海棠。她走上客堂前的石階的時候，一陣招呼的聲音，固然不少稱呼的口號在差不多的時候一齊迸發出來，却尋不出一毫喧擾，紊雜的景象，只覺得有一種嚴肅，規矩，可以刺痛人心的冷靜，瀰漫在掛着福字繫着紅桌帷的客堂裏面。便是一羣小孩子也都靠在母親的膝前，瞪着小眼睛不敢透出一絲暴烈的呼吸。

靜寂而帶着秋意的空氣蕩漾在左右，把各人的歡樂的春心掃蕩得像雨後的落花，一瓣瓣零落下去。她們是再也沒有興致去追問銀兒的丈夫爲甚不來的緣故，只要看見她的眼皮浮腫得像兩個胡桃殼，她們也可以料到銀兒的命運了。等得銀兒同王太太和青兒到了房裏去以後，

這是一作好機會，她們便擠住了金珠來探究這奇怪的謎，雖然夫婦的不和在她們也視為喫飯喝茶一樣的尋常而平凡的，不過到底這是一樁新鮮的事情。

(四)

“姑爺爲什麼不來？”李姑太太搶着先說。從她的老練的經驗上看來，牠早猜中了事情的底蘊有八九分了。或者她要遮掩她嫂嫂的面子，接着又說：

“敢是身體不……。”

“呃！不要說起！我做了多年伴娘，這還是第一次碰到！”金珠像正受了人家委屈餘怒未息的時候。

李姑太太故意做得輕描淡寫似的；“小夫妻鬥過口了麼？”

“啊，姑太太，夫妻間淘氣，算什麼。俗語



說一夜棒頭十夜恩，他們也沒有打，也沒有罵，說也好笑，十二天中兩口兒連面都沒有見過。”

“在老太太房裏尊姓大名是問過的了！”張二家站在窗口的石階上插了一句嘴。她和林四嫂是跟了銀兒進來的，人家因為只當心了花也似的銀兒，却沒有留心到這一個黃臉癩嘴的老鄉鄰。

金珠眇了她一眼。

她的這一句話，很突然的引起了人們的猜疑。銀兒的表嫂是最性急不過的，忍不住了，緊緊的追問金珠。李姑太太是有深心的，知道這一個故事要是從金珠口裏講起來，一定可以說得天花亂墜的，當着這許多人。她要保全她姪女將來出門時候少受一些指摘，便用話岔了開去。

“新姑爺是有外選的？”

“那也何須說起。整天整夜躲在橫街的小木

橋東首一家豆腐店裏。”

“呸，怪不得，原來是西施呢！”張二家又接口了。用譏嘲的眼光對林四嫂一笑，林四嫂正站在她對面。

“家花不及野花香。”老族長依在窗柱上，好像背唐詩似的吟詠起來。黃烟的氣息從她的鼻子裏直噴到林四嫂臉上。

“對啊，老太爺，古語總是不错的。這個小妖精風騷得真像一隻狐狸。有一天早晨，我替小姐買紅線，故意繞到那裏去，看見她正在劃豆腐，上身穿着墨綠的棉襖，雪白的袖子捲到了上臂，十指尖尖的拿了一把銅刀。兩隻眼睛真像夏夜的明星，一閃一閃的只向對面茶樓的洋檯上面少年茶客的臉上亂飄。啊！小妖精！同我們小姐不知是幾世冤仇，她迷住了那個掛名的姑爺，自從拜了堂以後沒有跨過過房門。姑太太，你看見小姐的一雙眼睛沒有，哭得連我也傷心，幾次為

了勸她累得我也淌出眼淚來。”

“有多少年紀？”銀兒表嫂問。

“十八歲左右，面貌多俏！”

“男人都是沒良心的。”

“有了花才有蝴蝶的啊！”王太太的弟弟接下一句。他再想擴充他的理論的時候，王太太已經站在房門口：

“金……珠，來！”

“只是苦了小姐！”金珠似乎捨不得關住她沒有說完的話，又找了一句，這才走進王太太的房裏去。

客堂裏一時寂靜，許多眼光四面交流着看各人的面孔，大家心裏都有一種不知從什麼地方襲來的空虛。快要出嫁的曹二小姐坐在最後面靠長檯的一隻椅子上，嘴唇咬住了手巾的一角，右手拈住了那一角，正在呆想自己的運命。銀姊的表嫂站在房門口，眼睛看着對面坐着的

李姑太太，神氣又似乎像在竊聽王太太和金珠的談話。張二家和林四嫂，給林四哥喊了出去了，石階上冷落了許多。幾個小孩子依舊在庭心裏滾銅子，老族長仍是靠在窗柱上，銜了旱烟筒冷眼看着，有時替他們作評判的法官。只有王太太的弟弟，從客堂裏面踱到外面，再從外面走到裏面。他到底是一個讀過書的男子，腦子裏正為她的甥女計劃用什麼方法可以穩穩的分得到四十畝田地，嘴裏反覆着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則亂大謀。”

金媽來催開飯了，李姑太太這才從無聊中得到了一個機會。她站起來同金媽搬桌子，擺椅子。客堂裏放了兩隻圓桌，已經覺得不十分寬展了。女席在上首，男席在下首——其實除了王太太的弟弟和族長以外，其餘都是小孩子。

大家都坐齊了以後，四次去請銀兒，她終是說不想吃東西。王太太坐了女席的主位。或者她

又想到過女子喪失青春的悲哀，曾爲銀兒流過  
滲滴眼淚，眼睛紅腫着。應酬的儀式大約這時候  
在她是不需要的了，她也不再想到，敬酒敬菜一  
切都由李姑太太代庖。全室沒有一些聲音，小孩  
也都安靜着，只看見族長的酒杯在默默中亂晃。

午飯剛了，舟子已經第二次來催下船了，并  
且說回去是逆風，馬上開船，到那邊恐怕已經要  
黃昏燈火時候。

一陣號哭從王太太房裏爆烈出來，像月黑  
的曠野來了一隻梟鳥，淒厲的叫聲，使各人起了一  
陣寒顫。李姑太太第一個奔進房裏去，其餘的  
人也都跟了進去。只有老族長大概酒還沒有過  
癮罷，在杯盤狼藉中間，左手捧住了酒杯，右手  
的筷在鴨湯裏亂擾，沒有停過一回。王太太的弟  
弟抽水煙的聲音，也是照常繼續下去。

停了沒有多少時候，青兒走出房來：“舅舅，  
媽媽叫你呢。”

他手裏的水烟袋，這才放在桌子上。

很小的房裏，擠了許多人，分外覺得氣悶。王太太和銀兒並坐在牀沿上。王太太的右手攀住了銀兒的肩膊，正在勸慰她：

“銀兒，你不要自傷。這樣要攪壞自己的身體的。三年一小運，五年一大運，你守着，姑爺終有回心的一天。女兒家最要的是能‘自守’，也怪不得你，年紀輕輕的。不過你總要靜心忍耐，不要使性，你的舅舅正在爲你想法子呢。——弟弟，她不肯回去了呀！”

王太太的眼光，從女兒移到她兄弟的身上。

“啊，這成什麼話。俗語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一個小子比雞狗總要勝一籌。你還是早些兒去，遲了路上很不方便。我總有方法替你想：‘無衣無食苦黃連，有穿有喫活神仙’……。”

“誰要穿！誰要喫！”銀兒很決絕的說。聲音

有些沙啞。

“那麼你要什麼呢？”李姑太太接着。

靜默在小室中移動。

“唉……！”一聲長歎，兩顆豆大的淚珠，從銀兒的頰上滾落下來。

“你好好兒去罷，不要使你媽媽難過了。至多一個月，我總有好消息告訴你聽。”

銀兒只是不動。

這時候王太太真爲難了。她眼看着把女兒送到永沒有見天日的地獄裏去，心上到底也有些不忍；想到了四十畝田地，又不能不附和在她弟弟的一邊，催促她動身。她沈浸到昨夜的夢裏裏了。

“銀兒，你也該看看你自己的門牆，便是你媽媽今天容留你，還有你一族的公公和伯叔們！破壞家聲這一個罪名可不小啊！去罷，丈夫本來是招牌，誰家的女兒出嫁不先看清楚了男宅的

家產。其實，說破了，除了看得見的田地房屋以外，什麼都同婚姻不相關。去罷，銀兒，舅舅總不會騙你上尖刀山的。”

“我不要這些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東西！”銀兒抵抗起她的舅舅來了。

這時正有一種迫切的熱望，燒灼在她心上，王太太是有幾分猜想得出的。因為王老爺同她鬥了氣從烟鋪上走出去以後的她的孤寂的苦況，這時正在她心上閃過。

舅舅有些怒意了，銀兒竟這樣不能體會他對於她的苦心。“呸！剛才姑太太問你要什麼，你又不說……！”

“船夫又來催了，快些下船罷。”族長站在房門檻上喊着。

王太太的兄弟乘機退出房來：只囑咐他的姊姊快替銀兒裝飾一下，送她下船去。

銀兒知道絕望了，咬緊了牙齒在地板上很



命的蹀了兩脚又嘆了一口長氣：

“朱阿姐這嚼舌婆，你剝了我的心去，死了我也要生啖你的肉！”

眼淚成串的滴落在她的衣襟上。

“她也有她的好意在裏面。年輕人的眼光總看不到將來！”李姑太太一面替她理頭髮，一面在安慰她。

銀兒倚着金珠出去的時候，她們直送到門前，王太太的兄弟也跟隨在後面。只有族長因為從家譜上算起來要比銀兒長三輩，所以只在坐位上欠了一欠身，兩手捧住了他的酒杯。

這一夜王太太依舊獨坐在窗前，眼淚冉冉的從來沒有停過一滴，可是水烟袋卻也比平時格外和她親密。

春晚的情調，照樣的處處把她包圍起來。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於上海

